

MA
H1721
15



3 2173 5701 5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九江書會著

官話指南

大清光緒十九年癸巳歲

九江印書局活字印

官話指南第一卷

應對須知



二 您納貴姓。賤姓吳。請教台甫。草字資靜。貴昆仲幾位。我們弟兄三個。貴

處是那_您一省。做處河南省城。府上在城裏住麼。是在城裏住。久仰得很。沒會過。失敬得很。

三 先生今年高壽。我虛度六十歲了。好福氣。很康健。鬚髮並不很白。托福。我鬚髮已經也半白了。我今年纔五十歲。鬚已經白了。多一半兒了。一大半了。

四 尊姓大名。我賤姓張。官名叫守先。尊行排幾。我居長。貴甲子子。我還小哪。今

年二十四歲。恭喜在那兒。裏我在通州做買賣。我和你令叔相好。故此特來請

安。不敢當。請問寶號。小號信昌。

四 久遠久遠，實在渴想得很。今兒早晨聽見老兄到了，特過來拜訪。不敢當，勞您

駕，我本要到府上請安去，就因為昨天晚上纔到的，行李各件還沒拾掇好了，沒取拾

箱子也還沒打開了，身上的衣服都沒換哪，想兄弟明天再過去謝步。不敢當。

五 少見少見，我這幾天沒看見你，很想你，莫不是又病了麼。可不是麼。我那

天看你病纔好，臉上氣色還沒有復元呢，怕是你出到外邊兒去，又重落了。我這

回是受了點兒寒，覺得頭疼，渾身酸痛。那總得請大夫好好的治一治就得了。

六 這個人實在靠不住，說話竟是雲山霧照的。您想和他要準兒，那算是白用心

了，您還不知道他，他那脾氣嗎，一味的愛說大話，胡吹混嘮，驚天動地，您要是信他的話，那就

難免要上檔了。

七 您這一向貫恙都好了麼。托福，都好了，可是咳嗽纔輕省一點兒。這回您病的

日子久了，雖然都好了，還要請醫生吃幾劑補藥，用心調養纔好哪。是，承您關照，謝謝。

四 你在這兒可以隨便不要拘禮。我蒙您的抬愛，已經不拘禮了。照這麼樣就好，我已後有事，纔可以敢勞動你。您肯叫我做事那就是賞我臉了。

五 昨天蒙你送賞我的那茶葉，味道很好，謝謝謝謝。好說，我這回到崇安去，就到了武彝山，逛了兩天，不過買了一點兒茶葉，送與你的不多，不成敬意的很。好說，朋友交情要緊是在情意，不在東西。

六 你往那兒去。我想到張老師那兒去拜客。那麼我就求你替我問張兄好，說我很想他，有閒空兒請他來坐坐。前幾天我去的時候，他也托我問您好，來着，因為他夫人有一點兒欠安，所以他總不能出來門。

凡人說話總要誠實。那是一定的理。若是有掉謊騙人的事。叫人看破了。自己也丟臉。你所論的正合我的心了。

這件東西你看是真的。我看是假的。我也看是這麼着的。就因為分辨不出來不敢說。是你沒細看。這刻的也粗。顏色也不光潤。

我們兩個如今都閒着。可作甚麼好呢。你看有甚麼可做的。我看實在

難的很。若說做生意。你我沒有本錢。若說做夥計。又沒手藝。照你這麼說。僧們倆豈不餓死了麼。究竟上天不生無祿的人。等慢慢再打算就是了。

我們兩個豈不要餓死麼。究竟上天不生無祿的人。等慢慢再打算就是了。

我想那兒逛逛。就是我一個人又懶怠去。我也想去逛逛。因為沒有伴兒

不高興。既是這麼的。借我們兩個一同去好不好。您納可以一塊兒搭伴兒去。

與我也很方便了。

與我也很方便了。

【十五】

您納說話聲音太小，人好些個聽不清楚。我的聲音生來不能大，對人說話

又不敢大聲嚷，所以見得聲音小。凡人說話嗓子要緊，若嗓子好，自然響亮

字音清楚，自然沒含糊。

【十六】

我方纔隔着柵子和他說話，你聽見了麼？我沒聽見，近來我的耳朵有點兒聾。不管怎麼樣，我求你千萬別把這個事給洩漏了，這是一件機密的事情。

既是這麼樣，我不說，總不至於壞了事罷。

【十七】

您懂得中國話麼？略會一點兒，那廈門的話別處不甚懂。中國話本難懂，各處有各處的鄉談，就是官話通行。我聽見人說，官話還分南北音哪。官話南北腔調兒不同，字音也差不多。

廿四 老沒見了您納，這認得我麼。您瞧着好面善，不記得在那兒會過，失敬得很，不

敢冒昧稱呼，我們兩個前年在張二家一個卓子上喝酒，您怎麼忘了了麼。

提起來我認得了，您是何二爺麼。

廿五 您納這一向好好，我有件事托你辦辦。甚麼事，請說罷。我記得前天新聞

紙上記載有一位會寫字畫的，姓祝，實在羨慕得很，聽說你認得他，所以懇求

閣下代為介紹。那容易，我總要給替您効勞的，您放心罷，我當代交了。

廿六 所有我們遊過的這些名勝地方，就是我們今天兒晌午到的那座山上，景致

好的很。是，我最喜歡那半山亭外兩三里的竹徑。頂好是打從那竹徑轉過灣

兒去，在那塊大石頭上坐着，聽那水聲兒，真叫人萬慮皆空。

你兒昨天去遊湖回來，是早啊，是晚哪。回來有四更天了。想昨天晚上月亮很好，

湖上風景一定是更好看了。夜景比白天還好，足有加倍的好看。

這個廟很大。大的兒在這裏，算是第一個大廟。後頭還有一座寶塔，高的很。

好上去麼。有一層的塔梯，如今拿開了，不好上去。那梯子爲甚麼拿開

了。因爲人多上去，竟混躑躅。

昨天兒前半夜月亮很好，我躺在炕上，看窗戶上的月光，捨不得睡了。可是趕

到了夜深了，忽然颳起一陣風來，黑雲彩在滿天上直飛，打的霹雷很利害。

那巧了，是在我睡着了之後罷。我可知道昨天晚上下了雨來着了。了雨呢。

這時正四晌午，太陽很毒，暑氣很利害，怎麼好出門呢。但是我有要緊的事，沒

法子要出門。就是有要緊的事，也要待一會兒，等太陽斜過去，涼快些兒再出門去罷。也好。

早晨起天纔亮，我起來出去走動，看見瓦上的霜厚的很。原來昨日夜裏有大霜，怪不得我睡到五更天醒了，覺得冷的很，也就嫌棉被窩太簿了。

夜深了，想這時候有三點鐘了。我剛纔聽見自鳴鐘噹噹的，打了兩下兒似的，似乎打了兩下那架鐘怕不准罷，看看我那個表，這個表走到三點鐘了。到底鐘還是慢點兒。你看四季的時候，那一季兒好。四季兒各有好處。你喜歡那一季兒。這個不

用問，誰不是頂喜歡的春暖花香，誰不怕夏熱秋涼，最怕的是冬天太冷。我喜歡春秋兩季。

聽說你上學，學房在那裏呢。學房就在這拐灣兒，那門口有報子。師傅是那一位。

師傅是姓金的。同窗學友有多少。不多。

你看過史記麼。沒看過。讀書人不可不看史記，看過史記，纔知道歷代的興敗，人物的好歹哪。學的是甚麼字。學的是王右軍的字帖。那好極了。

你的師傅教法好不好。很好，講書極細心，寫字的筆畫很講究，改詩文很用心，不理沒我們的一點兒好處，品行端正，規矩嚴緊。這樣的好師傅，你肯用心，還怕學問有不進益的麼。

和尚。阿彌陀佛。大和尚在山上麼。大和尚昨日下山去了。請問你的

法名。僧人名字叫了空。俗家怎麼稱呼。俗家姓顧。你這一塊地很大，並

沒人作田園，豈不可惜麼。這一塊地不中用了，土是鹹的，種甚麼都不長。

今兒個

天是令尊大人的千秋，我特意來拜壽，預備一點兒薄禮，請您賞收，千萬

別推辭，還請您帶我去見一見令尊大人，致賀。不敢當，實在勞駕費心了。

這孩子實在沒出息，整天的遊手好閒，不做點兒正經事。他老子娘也不

管他麼。這麼由着他的性子兒，鬧到多麼早是個了手啊。依我說，不如把他活活

兒的埋了，就完了。

無論作甚麼事情，都要努力向前，不可自己哄自己，總能巴結造就哪。雖

是這樣說，我的差使不悞就是了，我不能像人家，竟會耍馬前刀兒，溜溝子，捧臭腳，幹那些下賤營生，我是來不及的。

三十四 作好官的，皇上一定喜歡，不會作官的，皇上必要有氣的，好歹總在乎各人。這還用說麼，人操守好，再明白公事，那一定保得住，若是才幹平常的，又要愛錢，那就快回家抱孩子去了。

三十五 如今的京官大人們都好，也都有本事，認真辦事，所以這些外官也都學得好。了。甚麼事都有個榜樣兒，上行下效，在上的不要錢，在下的還敢貪賍嗎。

三十六 他來過幾回，我總沒大理他，還涎皮賴臉的，儘自來，實在是不知好歹的一塊死肉。他是個欺軟怕硬的草雞毛，那兒裏算是人呢，你老別理他，他自然就不來了。

三十七 那個姑娘剛纔起從這裏過，也不知是誰家的，長得很標緻，又穩重，明天替我們舍親作個媒，這個姑娘真不錯。我認得是那邊兒，張老二跟前的，若和你們令親

說倒也配得過。

【三十一】這個孩子有出息的兒，又能熬夜，又能作活，有耐心煩兒呢，靠得住，怎麼不叫人愛疼。

呢。你是那麼說，我看他很懶，一黑就睡，俗語兒說的，馬尾兒穿豆腐，提不起來了，實在叫人生氣。

【三十二】素日蒙您的栽培，我本就感激不盡，現在爲這件事，又蒙您抬愛，像這麼待我。

怎麼補報您的情呢。那兒的話呢，我這不過効點兒勞，你倒不必這麼多心。

【三十三】牙沒了，牙齒沒有了，甚麼都嚼不動了，爛的爛兒的，纔好哪，別弄的那麼挺梆硬的。

不能喫。我的牙比你的強，不論甚麼硬的脆的都能喫，連瓜子兒還能磕哪。

【三十四】我請教你，這件事應該怎麼辦，我心裏想着，他若是一定不依我，就給他實端出來，怎麼樣。我告訴你，你的性子太耿直，也要隨和些纔好，凡事也不可太

衙門行走。我是在兵部當差。您到舍下來是有甚麼事情麼。是我來是和您打聽一件事情。是我聽見說，您這西院裏那處房子要出租，是真的麼。不錯，是真的，怎麼您要租麼。是我打算要租。您來遲了，那個房子我已經租出去了。

您租與那個給誰了。我租給與我們一個親戚了。那就是了，那麼您別處還有房子

麼。我別處沒有房子了，我有個朋友，他有一處房子要出租。在甚麼地方。在這

北邊兒安福胡同。有多少間房子。有三十多間房子。三十多間房子太多，我

住不了那麼些個。許多。您若是住不了那麼些間，您可以都租下來。除了您自己住

多少間數，下剩多少間，您可轉租給與別人住。那麼我就是包租了。不錯，您包

租。我包租，我又怕一時租不出去，我每月得如數把房東租錢。我想那層沒

甚麼可慮的，脚下房子往外租着很容易。那麼我租妥之後，除了我住多少間，

下餘多少間，還要求你替我招租。那好辦，起您租妥之後，您可以告訴我，你是勻出多少間來出租，我可以替你找住房房子的。那麼的很好了，就是您曉得一月是少租錢。我那個朋友告訴過我，每月是七十吊錢的租錢。七十吊錢的房房租錢太多。您聽着這房房租錢彷彿是太多，您不知道曉得那房子可是頂好，院子又大，地勢又好，離大街也近，買東西也很方便。那麼我租那房子還有茶錢麼。那茶錢自然是有。怎麼我起在您手裡租房房子，還得給茶錢呢。雖然您是起在我手裡租房房子，沒有別的中人，到底這茶錢，您也是得給。我告訴明白您納，您給的這茶錢，並不是我上落腰，也不是我那個朋友得，是給我的那個朋友的底下人們，大家分的。那麼是幾分而茶錢呢。就是一茶一房租。那就是了，那麼我還得有舖保罷。舖保自然是得有的，您找得出舖保來麼。是我找得出舖保來。您都是有甚麼舖保。要甚麼舖保有。

甚麼鋪保。那就行了，你打算多嚙賺那房子去。我打算過一兩天，我來同您看看去。那麼借我們一兩天相會，是一兩天相會。

第二章

您貴姓。豈敢。賤姓李，未領教您納。我做姓趙。貴處是甚麼地方。做處張家口。到京來有甚麼貴幹。我是賣貨來的。您販來的是甚麼貨物。我販的是皮貨。您在那兒住着。我在城外頭店裡住着。在那個店裏住着呢。在西河沿大成店裏住着呢。今年皮貨的行情怎麼樣。今年皮貨的行情還算是公道。我聽見說前幾年皮貨的行情很大。不錯，前幾年皮貨的行情大的很呢。是怎麼的緣故呢。總是因為貨短少的緣故。您現在帶來的貨都賣完了麼。還沒都賣完了。您賣完了皮貨，是帶回銀子去呀，還是販貨回去呢。是販貨回去。都是販回甚麼貨物去。

呢。竟是洋廣雜貨。您在張家口是有舖子麼。是有舖子。寶字號。小號益泰。您向來往回裏帶貨，都是買誰那家的貨呀。那也倒不一定，誰那家的貨合式，我就買誰家的。既是這麼着，我現在有個朋友，他在哈達門外頭，新開了個洋廣雜貨店，他都是自己從廣東買來的貨，價值比別的店裏全便宜，您後來買甚麼貨，可以到他那店裏去買。令友那個機房寶字號是甚麼。字號是德發。那麼的我底下到那店裏去買貨去。我提起您來就得了。是，等底下我也可以同您去一過。那更好了，我請問您，您當初也做過買賣麼。是，做過買賣。您都是做過甚麼買賣。我開過藥棧。是在城裏頭麼。不錯，是在城裏頭。現在那個藥棧還開着了麼。沒有，關了有七八年了。那麼您現在有甚麼貴幹呢。我現在是行醫。您行醫是在家裏看，還是出馬呢。早起照門脈，晌午出馬。您行醫總比做買賣好啊。也到沒有甚麼別的好處，不

過是不像做買賣那麼操心，就是了。您府上在那兒住。舍下是在東四牌樓報房衙街住。等改天，我到府上去奉看您去。豈敢，我過兩天，還要到店裏去奉看您呢。不敵當，您沒事的時候，可以到店裏去，我們談一談。是，那麼僭，我們改天見。

第三章

老弟是起從家裏來的麼。是起是起從家裏來。老弟還沒定規日子起動身哪。也就是這

三五天就起動身了，今天兒個是特意為來見兄台辭行。這實在多禮了，老弟這邊是連

家眷都去麼。可不是麼。打算連家眷都去。是和人搭幫走啊，還是自己單走呢。

是和人搭幫走。搭幫走的那位，也是作做官的麼。是作做官的，他是新捐的通判，

到外頭候補去。想您這到省之後，就可以上任去罷。是，到省之後，大概就可以

上任去了。您補的這個缺，是煩缺麼。不是煩缺，是簡缺。現在署您這個缺的那

位姓甚麼。是一位姓周的。是補過實缺的麼。也是新近纔補的缺。這等我到任之後，他就交御上新任去了。那麼老弟這幾天總在家罷。是這兩天總在家。我這兩天還要到府上去送老弟送行去。不敢當，我也要回去了。您回去了，到家裏都替我請安問好罷。是，回去都替您說。

第四章

回稟老爺，李老爺給和您拜年來了。你去請進來，引到書房裏坐。兄台新喜了。老

弟新喜了。恭喜您。兄台請上，我給您拜年。不敢當，一說就是了，老弟請坐喝茶。兄台請

坐。老弟今兒個是頭一天出來。我是起昨天出方的。要拜幾天哪。也不過

五六天，就拜完了。打算多早到省裏去呀。我打算初八日進省。要得多早回來。要

過了節，回來罷。老弟起頭從舊年封了印，總沒到衙門去罷。封印之後，還去了兩盪。

辦了幾件零碎的事情。到起開了印之後，就該忙了罷。可不是麼，起
那就沒有甚麼閒工夫了。是，老弟請再喝盃茶罷。不喝了，我該走了。忙甚麼呢，
天還早哪。是，因為該去的家數多，去晚了不像事。那麼勞老弟的駕，到家裏先
替我請安，道新喜罷。是，回去都替你說。

第五章

老兄，我昨兒個天聽見說，您現在陞任太守了，所以我今兒個天特意給和您道喜來了。不
敢當，實在勞駕得很了。老兄大概要得多早上新任去呀。還不能預定了，總得等
上司派委員來接署，纔能交卸了。您交卸之後，是就上新任去呀，還是得
裏去呢。是先得到省裏去。請問老兄貴科分。我是辛酉科的舉人。會試是那
科呢。會試是壬戌科。原來老兄是連捷，實在是才高得很了。承過獎了，不過

是一時的微俸就是了。老兄太謙了，請問老兄都是榮任過甚麼地方。我是做過一任上元知縣，後來俸滿，蒙前任撫台保陞此今職，數年以來寸功未立，實在慚愧得很了。那兒的話呢，老兄如此大才，無怪上游司器重，況且又愛民如子，如今陞了太守，實在是彼處百姓之福也。不敢當，不敢當。那麼等老兄行期有日，我再過來送行就是了。那實在當不起，這就勞駕得很了，等改天我再到貴衙門謝步去。豈敢，豈敢。

第六章

老弟我聽見說，前幾天晚上，有幾個人，到東街上一個銀號裏搶去了，是有這件事麼。不是搶銀號去了，是和銀號打架來着。是爲甚麼打架呀。是因爲有一個無賴子，檢了一張銀票，到銀號裏取銀子去了，銀號裏人說，這是一張失票，已經

有人掛了失票了，你等一等，我們把那個丟掉銀票的，那個人找來，你們兩人當面一說，他也不能白了你，總得和你幾兩銀子。那個無賴子，不答應，說是這張銀票是我自己的，我就知道拿銀票來取銀子，你們說是別人丟掉的銀票，那都不與我相干，我通不管那些事，你們就是給我銀子，沒別的話，銀號裡不肯給他銀子，這麼樣，他要把那張原銀票拿回去，銀號裡把那張銀票也扣住了，不肯給他。這麼樣，他就走了，趕到晚上，那個無賴子，又約了四個無賴子，到銀號裏打架去了，趕他們到了銀號，就這麼一罵，把櫃檯上的一個夥計，他揪出來，給他打了，把櫃檯上擱着的算盤，也被摔了，這個工夫兒，汛官聽見說了，當是搶銀號的了，就帶兵去把他們五個人都拿了去了，送了縣了，後來查明白了，他們是打架的，就把他們五個人，都枷號在東街上了，半個月之後纔能放他們了。

第七章

院子裏坐着的那個拿着包袱的人，是做甚麼的。他是個賣珞藍的。你認得他麼。

我不認得他。你不認得他，怎麼知道他是賣珞藍的呢。我剛纔問他來的，他

說是作珞藍的人。那麼他那包袱裏包着的，就是藍貨麼。大概是的罷。那麼

你出去，把他叫進來。掌櫃的，你進來罷。你是賣珞藍的麼。是。你這包袱裏包

着的，是甚麼藍貨呀。這是一對珞藍瓶。你打開包袱我看看。您看這對瓶好

不好。這對瓶太大，有比這對小一點兒沒有呢。了。我們局子裏有一對比這個小

的，是做樣子的，不是賣的，您要買多大尺寸的，那都可以定燒。我白不過問一問，像

這對瓶要多少塊錢。這對瓶要一百多塊錢。你們有甚麼小物件沒有。您問

的是甚麼小物件哪。就像甚麼小筆筒，小印色盒子，小蠟燈，這些小物件。

您說的這幾樣兒小物件，現在做好了，還沒燒成得功。那麼要多早纔燒好了。過個四五天，就可以燒好了。等這小物件燒好了，您可以拿幾樣兒來，再把您們局子裏那對瓶樣子拿來我瞧瞧。看看若是合式，我可以照樣兒的定燒一對。是我過幾天，給和您拿來罷。你們局子在甚麼地方。我們局子在後門大街。寶字號。小號廣成。你們先頭裏也來這公館裏賣過東西麼。我們先頭裏沒來這公館裡賣過東西。這對瓶，我嫌他太大，你可以拿回去罷。是我少陪了您納。你回去了。

第八章

你們老爺在家裏麼。是，在家裏了。家裏。你進去告訴你們老爺，就提說我在後門住，姓徐。來見你們老爺，有話說。是，我們老爺請您進來，到書房裏坐。老弟久違。彼此

彼此。這一向倒好好。好啊，您倒好好啊。托福托福。老弟，我們這一向沒見，是到甚麼地方去了麼。那可不是麼，我是出了一盪門外，到甚麼地方去了。出口收租，去了。是了。大哥，我今天兒個特爲來和您商量一件事。是甚麼事情。我有個朋友他在京西住家，他有幾百畝地，有一處果木園子，一處茶園子，因爲他現在等錢用，託我把他這地畝園子給和園替他典出去，所以我來問問您納，若是您願意典過來，我可以替您辦辦。這個地畝現在是他自己種着哪，還是有佃戶種着呢。是他自己種着的了。他打算典多少銀子呢。他打算要典一千兩銀子。他若是打算典一千兩銀子，我怕是湊不出那麼些個來。那麼您可以湊得出多少來呢。若湊個六七百兩銀子還可以行。那麼您等我回去和他商量去罷。可是實在他打算與多少年呢。這層我也問過他來着，他說是不用寫典多少年，就寫錢到回贖就

得了。不寫典多少年，總不大妥當，因為這幾年，我若是放了外任來，我就要用這個銀子，所以總還是說明白了典幾年纔好哪。是，那我還可以和他商量，您約摸您大概還要幾年，可以放出外任呀。我約摸着還要過個五六年罷。我想和他商量寫五六年，他也沒甚麼不願意的。還有那地契，您都看見了麼。我都看見了。是幾張紅契，幾張白契。兩張紅契，兩張白契。那麼您就回去，和他商量去罷。他若是願意，就這銀數兒辦，願意寫五六年，我們就辦。等這事定妥的時候，您還得先照回地去哪。那層是這麼着，您若肯出切實的保，保這事決不錯的，那我不必先照看地去了。這事是決不錯的，那我可以做切實的保。既是這麼着，那我就憑您一句話了，趕借我們把事情辦完了之後，我再同他到地裏看一看去，就是得了。

第九章

回稟老爺，大恒布鋪的徐掌櫃的來了，說是要見您有話說。您出去請進來，讓引在客

廳裏坐。是，我們老爺請您到客廳裏坐哪。徐掌櫃的，您怎麼這麼閒在呀。我

是來找您說句話。是，您請坐。您坐下，您這幾天沒出門麼。沒有，因為我這幾天

有點兒不舒服，所以沒出去。現在可全安了。是，大好了。我來找您是和您借

一項銀子。是，要用多少呢。總得要五百兩銀子。是，又買著甚麼借了麼。不是，是

因為我頂過一個鋪子來呢。頂過一個甚麼鋪子來呀。頂過一個錢鋪來。是幾

間門面。兩間門面。在甚麼地方呀。在我們這城外頭，八寶街路西裏。原先是

誰的鋪子。原先是一個南邊人的鋪子。怎麼是關了之後，纔頂的麼。沒關，是因

爲那鋪子的東家，是候選知縣，新近選上了他，要出去做官去，他又沒有弟兄本

家，可以照應買賣，所以得頂出去。您是多少銀子頂過來的。一千銀子的頂價。

連傢俱都在其內麼。是，連傢俱一包在內。倒價都給完了麼。是，都給完了。

那麼您現在就是要用銀子作買賣了。不錯，我手裏現在還有五百兩銀子，不穀

週轉的，還得有五百兩銀子，纔行哪。是，我可以借給您五百兩銀子，就是了。費

心費心，您可以作個甚麼個利息。這是甚麼話呢，我們這樣兒的交情，您用這點

兒銀子，還提甚麼利錢哪，您若是給利錢，我就不借了。是了，那麼我從命了。豈

敢，那個錢鋪原來是甚麼字號。原字號是德合，您倒過來還改字號麼。是，改字

號。打算改甚麼字號呢。打算改裕成字號，您想好不好。這個字號很好，這錢行

的買賣你也通達麼。那錢行的買賣，我不通行，我們舍姪學的是錢行，我打算把

他安置在那鋪子裏了。這倒很妥當，打算幾早開張呀。總得在下月初間，纔能

開張哪。等開張我過去給您道喜去。不敢當，我也要回去了。您忙甚麼呢，再坐

一坐兒罷。不坐了，我鋪子裏還有事哪。那項銀子明天晚上我給您送到鋪子裏去罷。就是，就是。您回去了。您請進去罷。

第十章

回稟老爺，劉木匠來了要見您。叫他進來。劉師傅，我們老爺叫您進去哪。老爺您

好啊。好啊，你好啊。好啊，您納。怎麼這些日子我總沒見您呀。我是回了一盪家，幹爲甚麼回家去了。回家收莊稼去了呢。今年你們那兒年頭兒怎麼樣。有八成

年歲呀。你種着有多少畝地呀。我種着有一百多地。今年打了有多少石糧食

啊。今年打了有一百担石糧食。你這回來，應着甚麼活了沒有。還沒應着活了，我

今天來見您，是因爲有一處事，我要應，就是沒有薦主，我打算求您給替我舉薦舉薦。

你要應那兒的活呀。西城江老爺那兒，不是要蓋房子麼，我打算要應那個活。

我聽見說江老爺找了好幾個人看過了，却不知道有人應妥了沒有。不錯我聽見說有三個人看過了，有兩個要了他八千兩銀子，有一個要了他七千五百兩銀子，江老爺都不願意，所以都還沒定規呀。那麼，若是你包那個活，自然總比別家人便宜點兒啊。那是自然的，我若是包那個活，不但比別家人便宜幾百兩銀子，工程定還要堅固，一點兒也不能含糊。我替你說說那到容易，却有一層，我聽見說江老爺的意思，打算說定規了之後，立合同的時候，先給一半兒銀子，下剩那一半兒銀子總得等完了活，纔能給呢，你可以先墊辦的起麼。是，我也知道是先領一半兒銀子，我也打算了打算，可以墊辦的了，因為我有個朋友開着個磚瓦窯，用多少磚瓦，他都可以供，不用拿現錢，趕完了活，再把錢很可以行，還有我的個小子，現在開着個木廠子，他存着的木料很多，我可以隨便用，也不先給錢，我領這

一半兒銀子，不過是預備着買石頭買灰開發大家的工錢，算了一算也不差甚麼罷了。既是這麼樣很好了，等^起明天我就見江老爺去，替^給你說說。那麼費老爺的心罷，我^多早來聽老爺的信哪。你後^兒天來聽信罷。是了，那麼我就回去了。你回去了。

第十一章

老弟是甚麼時候來的。我先來過一^盪了，聽說是您不^沒在家，這麼的，我又往別處去了。這剛纔我回來，聽他們說，您還沒回來呢，所以我在這^兒裏，竟等着您回來哪。那麼叫老弟受等。好說，您納，您是到^上那^兒裏去了一^盪。我是出城去，到莊稼地裏看^了。看。現在的莊稼所都長起來了罷。是，都長起來了。那麼今年秋收有望^了。按着^目腳下看，今年準可以豐收的。您到莊稼地方，看見他們種地的做^工活^了。

麼。是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在地裏鋤地了，趕晌午的時候，他們就都回去吃午飯

去了，這麼的，我就找了一棵大樹，在樹底下，涼決了半天，瞧了一會兒，放牛放羊的

趕涼決發了，我這纔遊溜打着回來了。您倒真是會高樂的。甚麼會高樂呀，不過

是在家裏坐着，也是悶得慌，晌覺起來，也是不舒服，莫若出外遊溜打溜打，倒好

你這倒也是養身之法。那兒的話呢，老弟，今兒天到舍下來，是有甚麼話說麼。大

哥，我來是有件爲難的事，要求您替我辦辦。是甚麼事情。是因爲我兄弟現在

忽然要分家。你們弟兄們素日不是很和睦麼，怎麼他忽然想起要分家來呢。

我也不曉得是甚麼緣故，我想他大概是受了人的挑唆，所以纔要和我分家。

莫非借我們這些親友裏頭，誰還能離開你們弟兄麼。我們這些親友裏頭，自然

斷乎不能挑唆他分家呀，我曉得他近來交了幾個新朋友，都不是很好的人，我想

必是他們挑唆的。那麼，您來找我打算是怎麼個辦法呢。我來是因爲我兄弟素日和您對勁，我打算求您這幾天把他找到您家裏來勸勸他，總是能叫他和平素和您合式。對勁我把他找來勸勸他，那到沒甚麼不行的，可有一層，我們兩個平常分家，纔好哪。

雖然對勁，無奈令弟的那個左皮氣，我也不敢包他準聽我的話，倘或他不聽勸，又該當怎麼辦呢。他若是實在不聽勸，那沒法子，只可由着他分家，就是了。若是他一定要分家，您打算是怎麼樣的分法呢。我們的房產是兩處住房，兩處舖面房，西城那處住房，和城外頭那處舖面房，那兩處的房契，全都外頭押着了，現在就是我們住着的這處房，和我們鋪子那個房子，這兩處的房契沒有押，我可以分給他這兩處房產，就是了，其餘我們家裡的傢具東西，他愛甚麼都可以拿了去，我決沒甚麼不願意的。您這麼辦，是公道極了，親友們決不能有甚麼議

論你的了。

第十一章

老兄怎麼這些程子我總沒見您哪。我回家收莊稼去了。今年收成的怎麼樣啊。今

年收成的還算好啊。你種的着有多少地呀。我的地不多，纔一百畝多地。今年

你打了有多少擔糧食啊。打了有一百多擔糧食。那麼今年您打的糧食，比去年

多。是去年纔打了六十担糧食，今年比去年多打的着有四十多担糧食了。您去

了日子不少了罷。可不是麼，我去了有兩個多月了。怎麼您這回盪回家去了這

麼些日子呢。我是和人家打了一場官司，又賣了一回地。您是和誰打官司

來着。是和我一個地鄰打官司來呢着。是爲甚麼事情。是因爲我有十幾畝窪

地，每年夏天一下大雨就淹了，所以這幾年，我也沒種，竟荒着了，我那個地緊挨

着一個姓子的地畝，這幾年我不是沒種那個地麼，却可就叫那個姓子的，零碎佔了有幾畝地去，我常在外頭，所以也不知道曉得這個事，等趕我這盪回去，聽見我們長工說，我就親自到地裏去一查，可不是叫他佔了我的地去了麼，這麼的，我就找那個姓子的去問他這件事，他一定不認，我可就到衙門去把他告下來了，等知縣查明白了，就叫他把佔去我的地，都給和我退出來了，這麼的，我就都把他賣出去了。是了，像您每年打的這個糧食，都是留着自己吃啊，還是賣呢。不是都留着自己吃，我們家裡也就是留個三四十担糧食，下剩的都就賣了。您的糧食都是賣在甚麼地方啊。離我們住的那個地方有幾里地，有個大鎮店，每五天一集，我們都是拿牲口駝上糧食，到那個鎮店上賣去。到了鎮店上，是賣給把糧食店哪，還是賣給把客人呢。都是賣給把客人的時候多。是您自己賣給把客人麼。不是，都

是經紀替給賣的。那經紀都是奉官的麼。是奉官的，他們都是有官把的牙帖纔能當經紀呢。賣糧食用的斛斗，那也都是官定的麼。是，那都是官定的。那麼，那經紀掙的，都是甚麼錢呢。那經紀就是得用錢。那糧食的行情，是經紀定的麼。不是經紀定。是誰定呢。沒人定，大概是這麼着的。若是這天糧食來的多，自然行市往下跌落。若是這天糧食來的少，自然行市往上長，這是一定的理，並不是有人先定出一個行市來。是了，您這麼說，我就明白了。

第十三章

老弟，我來是問你一件事。您是問甚麼事情。你西山裏不是有一處果木園子麼。不錯，是有一處果木園子。是多少畝地的園子啊。五十多畝地的園子。每年你那園子是自己收果子賣呀，還是把樹包給別人呢。前幾年，我都是自己收

果子賣，這幾年，我却是把樹包給別人。你都是包與那個呢。我都是包與海澱順義雜貨舖。我今兒個來見你，是因為我有個相好的，他現時在西城開了一個乾果子舖。他再三的求我替他辦這包果子的事情，我曉得你有果木園子，所以我就來問問你，若是你願意過年把樹包與他，我可以替你們拉這絳。他若是願意包，那也沒甚麼不行的。他還叫我問問這包果子，都是怎麼個規矩。那麼您這個相好的他是外行麼。可不是麼，不錯，他本是外行，他這是頭一回作這果行的買賣。那包果子也沒有多規矩，就是結果子的時候，我同他到園子裏看一看，然後就商量包價是多少，趕說妥了，把銀子兌了，這一年的果子就是他的了。等包妥之後，還要有個看果子的人罷。那是自然的，總要找一個人，黑下白日在園子裏看着纔行哪。這個看園子的是借我們替他找啊，還是他各人找呢。那是隨他，若是他

託我們替他找，我們就替他找。若是願意他自己找，也可以。那看園子的人不至於偷果子賣呀。那是這麼的。若我替他找的人，那自然我要得保下。若有偷果子的事情，有我一面承管了。那看園子的，每月就是把給他工錢，沒別的麼。是。就是把給他工錢，不過還有搭窩歇棚用的席木板繩子桿子，這些個東西，都是包果子的替給。他買，趕等後來拆窩歇棚的時候，那也是那包果子的，把這些個東西拿回去。那麼，若是樹上掉下果子來，該當怎麼樣呢。若是平常掉下來的果子不多，那就在地下攔着，等包果子的多嚼幾早去了，告訴他就是了。若是偶然遭大風，或是遭雹子掉下來的果子太多了，那個看園子的，應當趕緊的去告訴那包果子的，叫他好去收那掉下來的果子。是了，我回去就照着你所說的這話告訴我那相好的。等他有甚麼話，我再來見你罷。就這麼樣罷。

第十四章

劉才。

唯。墮。

書房裏那架坐鐘不走了，你回頭到祥盛鐘表舖，把許掌櫃請來，給我收拾。

收拾。是了。辛苦衆位。您來了，您請坐。我們老爺打發我來請許掌櫃的，到宅裏。

有一架坐鐘，給收拾收拾。您在那宅裏。我在富宅裏。是棉花蕪衛巷富宅麼。不

錯，是棉花蕪衛巷富宅。您貴姓。我賤姓劉，未領教您納。我賤姓許。啊您就是

掌櫃的，您照應點兒罷。彼此彼此。你那宅屋裏還是那位姓朱的管事麼。不是，換

了人了。換了那位了。換了一位姓范的。怎麼那位姓朱的擱下了麼。可不是麼，

走了。是爲甚麼走的。是因爲病走的。是得了甚麼病了。他本來是個弱身子，

又吃烟，今年他忽然一戒烟，烟也沒斷成，可就得了病了，一天比一天重，後來簡

直的成了癆病了，甚麼都不能幹了，這麼着他，他就把事情辭了，回家養病去了。是

了。可是您曉得是竟收拾鐘呵，是還收拾表呢。我們老爺就說是收拾鐘，可沒提還收拾表。到底據我想，您把收拾表的傢伙帶上，萬一收表了也不定。那麼我們

將這就走罷。掌櫃的，您先請在書房裏坐一坐，我進裏頭告訴我們老爺去。是

了。許掌櫃的，這一向好啊。好啊，富老爺倒好。好啊，您納買賣好啊。托您福，倒

還好。現在打夜作了麼。是打夜作了。現在鋪子裏有幾位夥計。脚下是四個

夥計。幾個徒弟。兩徒弟。都可以上案子做活了。有一個可以上案子做活了。

那箇是新來的，還不行哪。您見每天也在鋪子裏做活麼。我是不能整工夫在鋪

子裏做活，總是在外頭辦事的時候多。脚下您那鋪子裏，每月做多少錢的手工

啊。現在每月也就是做個四百來吊錢的手工。四百多吊錢的手工，也就算不

少了。不過算可以的，就是了，到底比上從先可差多了。先頭裏每月可以做多

少錢的手工呢。早先每月總做七百吊錢的手工。敢情先頭裏每月做這麼個
手工啊。是那個時候每月總有這些個。今兒個我請您來給瞧瞧這架坐
鐘。是怎麼個緣故不走了。我看看這個鐘。是練子斷了。那麼得換一根新練子
罷。不用換新的了。我把這根練子拿到鋪子去釘上。再拿回來安上就好了。那
麼更好了。您請喝茶罷。您喝罷。我請問您納。像您這貫行。都是學幾年哪。我
們做行都是學六年。是還得寫個字據麼。是得寫一張字據。這張字據是徒
弟剛一上鋪子就寫麼。不是。先看一年。若是徒弟好。纔寫字據哪。那麼到他
學滿了之後。是還在本鋪子裏做手藝啊。是就到別處做手藝去呢。那都是隨他
的便。若是他還願意在本鋪子裏做手藝。也是替他開出工錢來。照着夥計一個
樣。若是他不願意在本鋪子裏做手藝。願意到別處當夥計去。也可以。那就是了。

還有上回我託您替買一個鬧鐘，您納買了沒有。是，我在這城裏頭各鋪子裏，都給您找了，沒有，新近現在有我們一個同行的人，下天津買貨去，我已經託他到洋行裏替您找一找，若是有他回來的時候，就替您帶來了。那實在費心的很了。那裏兒的話呢，我也該回去了，偕我們改天見罷。您回去了，累煩您納。好說，好說。

第十五章

老弟，是解家裏來麼。噫，是解家裏來。怎麼這幾天我沒見你呀，是幹做甚麼來着。我是出外打獵去了。是同那個誰去的。是同着我們一個街坊去的。是到那兒打獵去了。上往東山打獵去了。多早回來的。昨日晚上回來的。打了些甚麼野牲口來。打了些個野雞、野貓、野子，還打了一個野猪。那麼，你們這盪圍打的不錯呀。不錯，可是不錯，到底受的累也不輕。受了甚麼累了。我們兩個人是一個人騎着一

匹馬去的，趕到了離東山還有幾里地，路有個鎮店，我們可就在那個鎮店上找了個店住下了，趕到第二天，我們就在店裏吃完了飯，把那兩匹馬寄放在店裡了，我們兩人就擰着鎗，溜打着遊蕩上山去了，等到了山上，我們先是竟打了一些個野雞、野貓、野兔等，有平西的時候，忽然跑來了個野豬，我們兩個就拿鎗一打，可就打死了，那個地方又僱不出人來抬那個野豬，這麼的，我們兩人就把那個野豬拉回店裡去了，趕回來的時候，我們就用一匹馬馱着野豬，我們兩人替換騎着那一匹馬，趕到了家，就累得動不得了，您說受的這個累還輕麼？您們雖然受了一些個累，到底還打着野牲口了，我們有個親戚前幾天打獵去了，不但沒打着甚麼，倒把他的一匹馬丟掉了。怎麼打獵去，會把馬丟掉了呢？他告訴我說，他騎着一匹馬上北山打獵去了，他把他的那匹馬，就拴在山底下一棵樹上了，他就擰着鎗上山找野牲口去了，他找

了半天，連一個野牲口也沒找着，這麼的他就下山來了，等到了山底下一看，他的那匹馬，沒了，這一個工夫兒，天忽然下起雪來了，他就頂着雪，各處找了會兒，都沒有，這個時候天就黑上來了，他就找了個破廟，將就的住了一夜，等到第二天早起，他就覺着身上很不舒服，他沒法子，就扎掙着，到衙門裏去，報了官，那個官，把他丟馬的緣故都問明白了，可就和他說，我這就派差到各處，給你找馬去，若是這本地人偷了你的馬去，終久總找得着，若是過路的人把你的馬偷了去了，那就難找了，你先回家去就是了，這麼的他就雇了一匹驢回來了，到了家病更利害了，到如今還沒好了，你看他這運氣，有多麼閉呀。

第十六章

兄台，您沒聽見說，我們那個朋友，馮子園，死了麼。我沒聽見說呀，他是多早死的。今

兒早晨有人說，他是昨天晚上死的。你曉得他是甚麼病死的麼。我聽見說他不是好死的。是怎麼死的。說是吞烟死的。他爲甚麼吞烟死了呢。我聽見說，是這麼件事，他有一個朋友是外鄉人，去年到京裏來，有幾千兩銀子，交給他收着，那個人可就回家去了。等到今年，那個人又到京來了，却就和他要那幾千兩銀子，子園就不認了，這麼的那個人到衙門去，就把他告下來了，等官把子園傳到衙門去一問，子園說，並沒這麼一件事，又說若是我存着他的銀子，必有個憑據，如今他一點兒憑據沒有，這是他誑我了，這麼的官就問那個人有甚麼憑據沒有，那個人說，因爲相好，當初並沒立憑據，官說，你既沒有憑據，竟憑口說，我不能和你辨這個事，這麼的就散了，那個人從那麼一氣，却就回家去了，到了家，不過幾天，就吊死了，等知縣去驗屍的時候，起死鬼套褲裏頭，翻出一張陰狀來，上頭寫的都是告子

圓的話，這麼着，他聽見這個風聲不好，他就害怕，就香烟死了。你提這件事情，我想起來了，今年春天我恍惚聽見人說，他和人打官司來的，着巧了，就是爲這件事情。光景就是這件事情罷。還有一件事。你管保不知道，在借我們沒認得之先，他已經就作個一件虧心的事。作過一件甚麼虧心的事。他先頭裏不是開過一個錢鋪麼。不錯，他是開過一個錢鋪。他開錢鋪的時候，有一個外省人，和他相好，就在他那鋪子裏借住，後來那個人得了重病了，臨死的時候，却就和他說，我那箱子裡有一千多兩銀子，借我們兩相好一場，我死之後，所有我那銀子和東西，都求你替我寄回家裡去，他當時就都答應了，趕等那個人死之後，他就變了心了，他竟把東西替那個人寄回家去了，却就把那一千兩銀子，瞞起來了，後來那個人家裏給他來信問他，死鬼留下銀子沒有，他就寫了一封回信，告訴人家說，沒留下銀子，趕等後來他

忽得了一場病，他在家裏養病的時候，他鋪子裏有一個夥計，就偷了他幾百銀子跑了，趕他病好了，就把買賣也收了。您這都是聽誰那個說的。我這都是聽有在鋪子裏學過買賣的一個徒弟說的。像他先頭裏既然做過一件屈心的事了，就該當悔改纔是的，怎麼後來又做這麼件屈心虧心事呢，到如今還是各人把各人的命要了。你不知曉得，凡這宗沒良心的人，大概都是這麼樣。若是一見錢，立刻就把天理報應，全都忘都丟，在九霄雲外了，他現在吞烟死了，這簡直的，就是遭了報了。

第十七章

老兄剛纔那個姓馬的進來找您，是說甚麼話來的。他說他現在要贖富，托我給他借幾拾吊錢，另外還托我替他找個跟官的事情。他托您這兩件事，你都應了麼。是我都應了，我這麼告訴他的，我說現在我手底下沒錢，等我到別處替給您借。

去。若是借着了，你就使用。若是借不着，你再另打主意就是了。至於說找事這層，等底下有跟官的事，我就必替你舉薦。依我勸你，他托的這兩件事，您都別給他管。莫和他管。

怎麼。您若是替給他借錢，他一定不還您。您怎麼曉得他一定不還我呢。他向來借人家的錢，都沒還過，所以我知道。他如今借您的錢，將來也是一定不還您。

我想這幾十吊錢，他不至於不還我。別說幾十吊錢，就是幾吊錢，他也是不還。

況且他借這個錢，也不是真拿去取贖。他不是拿去取贖，是拿去幹甚麼呢。他是拿去賭去。怎麼他還要賭錢麼。他最愛賭錢，他整天的家，在寶局上。他家裏都是

有甚麼人哪。他母親早死了，現在就是他父親還活着了。他沒有弟兄姐妹

麼。他沒有哥哥，也沒有兄弟，就有一個姐姐，早就出了門子了。他還沒成家了麼。

他沒成家了。他父親有多大年紀了。他父親今年總有七十多了。是個做

甚麼的。是木作的手藝，先頭裏開過一個小木廠子，後來也關了，如今是竟仗着
給人家做生活掙錢來過日子。他這個人會做甚麼呢？他任甚麼都不會做，就
會花錢。他沒學過買賣麼？他學過一回買賣。他學過甚麼買賣？他在一個藥
舖裏學過買賣，去了有一個月，掌櫃的就不要他了。是爲甚麼不要他了？是因
爲他又饒又懶不守舖規，所以就不要他了。那麼他後來沒作別的事麼？他後
來跟過一回官。跟過甚麼官？那一年有一個外任的官進京引見來的，住在城
外頭會舖裏了，有人把他舉薦了去當跟班的，那個官見見天就叫他出去替買古玩
玉器各樣兒的東西，他就撒開了一賺錢，兩月的工夫他就賺了有好幾百兩銀
子，後來那個官知道他這個毛病了，曉得就把他辭了，現在那幾百兩銀子，巧了是都
花完了，所以纔來找您替借錢，依我勸您也別給他借錢，也別給他找事，您若是替

他借錢，他必不還您，若是替他找事，他必不能替您作臉，索性不管他的事倒好。那麼據你這麼說，將來他父親死了，他却就要遭了，我早和他算就了，他父親死之後，他一定拌棍兒。那麼他託我的那兩件事，我怎麼回復他呢。您就告訴他錢是借不出來，找事是沒有，就得了嗎。這麼樣我就照您這話告訴他，免得他來了。

第十八章

李起。唯。您把這套書把琉璃廠寶文堂書鋪裏送了去，告訴俞掌櫃的說，叫他給我配一個書套，還有這個單子也交給他，叫他照着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每一部先拿一套，交給你帶回來我看看。是老爺若沒甚麼別的事，我現在就去罷。我沒別的事，你這就去罷。辛苦衆位，俞掌櫃的在舖子裏了麼。是在裏頭了，您請進來坐罷。辛苦俞掌櫃的。老爺，你從公館裏來的。是，從公館裏來。您來是有甚

麼事麼。可不是麼，是有事我們老爺，打發我拿這套書來，叫您給配個套，這兒還有一個單子，你照照我們老爺說，叫你照着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每一部交給我拿回一部去先看看。這個書套，我們和他配一個就是了，這個單子上所開的書，我們這鋪子裏就有兩部，下餘的那幾部，我還要到別處去找去。那麼，您就先拿鋪子所有的這兩部，交給我帶回去，下餘的那幾部，您到別處給去找去，過幾天我再到您這兒取來罷。我想您不用到這兒取來了，等幾天，若是我找着了，我就親自替送到公館去罷。那更好了。這兩部書和您包好了。那麼我少陪了。您回去了。回老爺知道，那套書，我交給俞掌櫃的，告訴他要配個套子，您要的那幾部書，他們那館子裏就有兩部，叫我先把那兩部，拿了兩部來給您看看，下餘的那幾部，俞掌櫃的得上別處找我去，等過幾天，他若是找着了，他親自給和您送來。是了，您先

把這兩套書，擱在書櫃子上去罷。辛苦李爺。俞掌櫃的，你纔進城麼。可不是麼，不錯的。

纔進城。您這拿來的，都是甚麼書啊。這就是上回老爺叫找的那幾部書，我都

找着了，拿來了。我們老爺往天津去了。多早走的。昨天早晨動的身，是有官

差去的麼。不是官差，是辦自己私事去了。要得去多少日子。連來帶去，總得十

天罷。那麼，我拿來的這書怎麼樣呢。我們老爺留下話來了，說是，若是您拿了書

來，就先留下罷。那麼，您瞧這是六部書，那個原單子上開的是八部，上回您拿了

兩部來，我今兒個每一部又拿了一套來，前後共總拿了八部書來，還有這個單子，

也託您交給老爺，所有這幾部書的價值，錢都在這個單子上寫着了。是了，還有配

套的那部書，您已配好了沒有。配好了，我今兒個忘記了帶來了，等底下我再來

的時候，再給帶來罷。那就是了。您想可以多早來好呢。我算計着我們老爺總得要

月底纔能回來了，這麼的罷，趕我們老爺回來的時候，我出城請您去罷。那倒不用勞動您納，我月底月初還有別的事進城來了，我可以順便到這裏來打聽打聽就是了。那麼也好。那麼我少失陪了。您回去了。借我們過幾天見。

第十九章

老兄，怎麼我來找您好幾盞，您總不在家，您是忙甚麼事了。我是給和人說合事情呢。您是給和人說甚麼事情來着，告訴得我告訴不得。沒甚麼告訴不得的，是我們舍親認得的一個朋友和人打了官事了，我們親戚託我出去，給和他們說合說合。是爲銀錢賬目的事情麼。不是銀錢賬目，是爲買貨的事。爲買貨怎麼會打了官司了呢。是這麼件事，我們這個親戚認得的這個朋友姓沈，他是在保定府開着個大洋貨鋪，字號是信義，他今年夏天到這兒來的，就住在這東關外頭福盛店裏

了，在僑我們這大東街，泰和洋貨棧裏，批了六十包洋布，批單上寫明白的是兩月交貨，等到上月就到了日子了，沈掌櫃的就到泰和棧去問貨到了沒有，他們說還沒到了，這麼着沈掌櫃的，又等了些日子，又去打聽，貨還沒來了，等到前幾天，沈掌櫃的到西街棧房裏，有別的事情去了，聽見說，近日有一個客人，買妥了泰和棧裏的六十包洋布，是起一個姓王的經紀手裏買的，聽那個客人買的那個價值，比沈掌櫃的原定的價值貴，銀子却還沒兌了，貨也還沒起哪，沈掌櫃的一想，這一定是他定的那六十包洋布，泰和棧於今是貪多賺錢，又轉賣給別人了，心裏可就氣的了不得，這麼着的他這天晚上，就到泰和棧裏，問這件事情去了，泰和棧不認，說是沒這麼件事，後來沈掌櫃的，指出那個王經紀來了，泰和棧沒法子，可就認了，就是下月還有六十包洋布來哪，叫沈掌櫃的等那六十包洋布來，沈掌櫃的不等，說是就

要這現在有的那六十包洋布，泰和棧不肯給，說是若實在不能等那六十包洋布，只可把原給的定銀退回去，把批單一燒，就算沒這麼件事了。沈掌櫃的不答應，說是竟退定銀不行，還得要包陪賺利纔行哪。泰和棧一定不肯認包陪賺利，這麼的沈掌櫃的就寫了一張呈詞，粘連那張批單，在縣裏就把泰和棧告下來了。前幾天知縣過堂，把他們兩造，大概問了一問，就吩咐叫他們下去找人，先說合若是和合不了，再補一張呈詞，再說就是了。這麼的我們親戚找我幫着他，出去替他們說合，昨天晚上算是纔替給他們都說合完了。您怎麼給和他們說合完了的呢。我們給和他們這麼說合的，還是叫泰和棧，先把這現在有的那六十包洋布，給沈掌櫃的，叫他們和那個客人說，等下月那六十包洋布到了，再給那個客人就是了，這麼的大家都答應了。昨天兒個晚上，把貨也起了去了，銀子也兌了，就等明天兒個沈掌櫃

的，在縣裏遞一張和息呈詞就結了。

第二十章

兄台，您這是由鋪子來麼。不是，我是到天盛當舖，封估貨去了纔回來。您用過飯了麼。我吃過了。您若是沒吃飯，我可以叫廚子，給和您快預備飯。我真吃了，我是同着一位相好的，在外頭吃的。那就是了，今天兒過天盛當舖貨多不多。古玩玉器少，衣服銅錫多。您都封了些的甚麼貨。我就封了兩個表，沒封別的。我看封貨得便宜少，總是上檔的多。那也是碰運氣，若是走紅運的人，他去封估貨，就許遇見俏貨，趕他封了，當舖就賣漏把他了，他就可以賺了好錢了，若是走閉運的人，他一封估貨就打眼，當舖本就當打了眼了，他又封打了眼了，不但不能賺錢，倒還要賠出好些個錢去。您說的這話，實在不錯，我們這鋪子，前幾年封了好幾回貨，沒一回

不賠錢的，所以現在不論那個當舖裏，請我們決不去封估貨了。我告訴你，去年有一個封估貨得了宜便的，這個人是我們一個遠親，去年十月裏，西城恒順當舖，請他去封估，他封了一個銅表，四兩銀子，當舖就賣給他了，趕等他拿回家去一細瞧，那曉得是個金表，後來收拾好了，賣了四十多兩，賺了有十倍利，這就是遇見俏貨，得了便宜了。

第二十一章

大哥，剛纔我到棧裏找您去了，夥計們說您往西街去了，所以我迎着頭找您來了，恰巧就遇見了，您作甚麼，這麼往西街去了。今天早晨起，火輪船到了，我們棧裏，給一個客人雇小車子，運行李來着，推小車子的，和客人運錯了兩隻箱子，客人不答應了，夥計們沒了主意了，打發人到我家裏找我去了，我纔起來聽見這個事情。

我就趕緊的洗了臉，到棧裏見了客人一問，那個客人說他姓陳，是福建人，在江蘇作官，如今是要進上京去，今天早晨火輪船到了，他就下船住在我們棧裏了，他就叫我們夥計，給和他雇了兩小車子，叫他一個跟人帶着到船上去，把行李起下來，等把行李運到棧裏來了，他一看他^短，_短了兩隻紅皮箱，這裏頭又有兩隻白皮箱，不是他的，那白皮箱上寫着徐子芹三個字，他就問他那個底下人，怎麼會運錯了兩隻箱子呢，那兩跟人說，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兩人在船上歸着零碎東西來着，是那兩推小車子的，自己上船，把箱子搬下來的，所以纔搬錯了，着那個客人就告訴我們棧裏的夥計，叫那兩推小車子的，快去把他那倆紅皮箱_給我回來，那兩推小車子的去找了半天，也沒找着，客人是_所不答應，要定了箱子了，夥計們也都_着看了忙了，就趕緊的打發人找我去，_給和那個客人找回那兩隻箱

子來了麼。是我已經找着那位姓徐的客人了，姓陳的那兩隻紅皮箱，是在他那裏了，我現在回棧裏先雇一個小車子，把姓徐的那兩白皮箱，給和他推了去，把那兩紅皮箱就換回來了。您怎麼找着那位姓徐的客人了。我先在借我們那條街上，各棧都問了，並沒有姓徐的客人，這麼着我就到了西街，挨着各棧一問，及趕到永利棧了，他們說是有一位姓徐的客人，是剛纔到的，這麼着我就進那個客人的房裏去了，一問他的別號，號他說是叫子芹，我就把運錯了箱子事告訴他說了，他說我的行李，是纔運來的，還沒查點了，等我現在一查就知道了，趕他一查點，可就說是錯了兩隻箱子，我這裏短了兩隻白皮箱，多出兩隻紅皮箱來，我一聽這話對了，這麼着我就和他說回頭，我就打發小車子，把您那兩隻箱子送來，您把這兩隻紅箱子，就交給把他們帶回去就得了，這麼着我就回來了，你這麼早忙着找我，

是有甚麼要緊的事情麼。因為我們今天兒個有點兒要緊用項，找您掇給我們幾百塊錢用。有您跟我到棧裏取去罷。

第二十二章

老弟，我聽見說，你們那位令親王子泉被竊了，是真的麼。不錯，是真的。你曉得是

爲甚麼事被的竊。我起去年就聽見說他要被竊，我還不很信，如今果然真被竊

了。前幾天我見了子泉的哥哥，據他說是因爲兩案的事壞的官，一案是前年秋天，

縣城裏頭有一個錢鋪，被劫搶了，有幾百兩銀子賊去，他連一個賊也沒拿着，到那個

時候，撫台就出了案了，把他的頂戴摘了，給他幾個月的限，還留在任上，叫他趕

緊的拿賊，等到滿了限了，還是一個賊也沒拿着，這麼着他又展了好幾限，直展到

去年冬天，那一夥子賊始終也沒拿着，偏巧今年春天，縣城裏頭有一個人，半夜

裏進了一個人家屋兒裏去，殺死了兩人，兇手逃跑了。又添上了這麼一件棄兇逃走的案，這麼樣撫台就把他奏革了。那麼他現在已經離了任了麼。是已經離了任了，在省裏住着。宦囊怎麼樣。他有甚麼宦囊啊，他現在是兩袖清風。他既是官囊羞涩，何必還在省裏住着呢。他倒願意回來哪，就是一時難回來。怎麼難回來呢，是沒有盤費麼。倒不是沒有盤費，是因為他革職之後，撫台派委員，到他衙門盤查倉庫去了，查出他虧空有四千多兩銀子的錢糧，委員問他怎麼會虧空這麼些的錢糧呢，他認了，是他挪用了，這麼樣那個委員，就稟報撫台了，撫台就派員，把他寓所裏的東西都封了，把王子泉調到省裏去，給他兩月的限，叫他把虧空國家的這個錢糧，都交還上。若是過了限期不交還，就要請旨抄他京裏的家了，這麼樣他急了，就寫了一封信，打發他一個家人，到京裏來見他哥哥。

叫他哥哥，不論怎麼想法子，趕緊的給他湊五千兩銀子，交給這個家人，把他帶回去。他哥哥見着了這封信，着急的不得，找我去了，託我把他城外頭那處鋪面房，和他賣了，這麼的着我就趕緊的一給替他賣還，算好，賣了五千兩銀子，前兒個幾天他哥哥，交給來的那個家人，替他帶了去了。那麼他若是把虧短的錢，如數都交還上，他寓所裡封着的那些東西，怎麼樣呢？趕他把這銀子交還之後，上司自然派官到他寓所裡去取封，就把東西照舊還給他了，那他也就可以回來了。

第二十三章

大哥，我問您一件事，令友錢輔臣，那個當舖現在止當，候贖了，是爲甚麼呀？那個買賣不行了，快收了。怎麼聽說那個買賣，不是很好麼，怎麼會不行了呢？你止知其外，不知其內，當初他開那個當舖，並不是都是他自己的銀子，他有一個親戚，

是個作官的，有一萬多兩銀子，白借給他使用，不要利錢。他自己不過有幾千兩銀子，就這麼把那個當舖開了，這幾年買賣倒很好，賺的錢也不少。等到前年，他那個親戚放下知府來了，却就把那一萬多兩銀子要回去了，雖然撤出那一萬多兩銀子去，他那個買賣還可以支持得住，忽然他無故的，想做洋葯的買賣，起初還不過買個一兩箱子洋葯賣，偏巧賺了錢了，膽子可就壯了，這麼的又買了七八箱子洋葯賣了，又賺了錢了，所以膽子更大了，等到了去年，快封河的時候，有一個廣棧裏，來了一百箱子烟土，他聽見說沒有別的火輪船來了，他一想，他若是把那一百箱子烟土買下，留着冬天賣，必賺好錢，這麼着他就到了那個廣棧裏，和那個廣棧的掌櫃的一商量，願意把那一百箱子烟土都留下，兩月之後付銀子，那個廣東人也答應了，趕他買妥了，過了有兩三天，忽然又來了一隻火輪船，裝了有五

六百箱子烟土來，這個行市，就直往下這麼一跌，他沒法子了，就趕緊的都賣出去了，賠了有好幾千兩銀子，却就把那個當舖也拉淌下了，這都是他放着穩當買賣不做，妄想發財，所以纔壞了事。大哥您看獨做那洋葯買賣的，沒有長久富貴的，就是有起在這上頭發了財的，也不過是眼前歡，不要幾年，自然的就敗了。那是

一定的理，那本是損人利己的買賣，怎麼能長享富貴呢。我們本鄉有一個恒

原土局子，買賣很大，四遠馳名，那個東家姓郝，都是自己下天津，起從洋行裏買貨，一

回總買幾百箱子的貨，鋪子裏總有幾十個夥計，這些年所發了財了，家裏蓋的房

子很多，上下有數百多號人，驃馬成羣，這麼樣兒的財主，起到去年會一敗塗地了，

我先還不知道，是怎麼敗的這麼快，起到後來我細一打聽，纔知道，敢曉得想

的買賣發了財了，東家就不到鋪子了，竟在家裏納福，也老沒總不算大帳，鋪子裏那些

個夥計們，見天晚上往外偷烟土，東家是一概不知道，等到去年還是那姓郝的，有兩個朋友，知道他鋪子有了毛病了，可就叫他到鋪子算帳盤貨去，這麼着他纔到了鋪子裏一算帳，虧空有好幾萬兩銀子，又一盤貨，剩了不過有幾箱子土了，他就問夥計們，帳怎麼虧空的，貨怎麼短的，那些夥計們都說不知道，這麼着，他沒法子了，就把房子牲口都賣了，算是把該洋行的銀子都歸還了，然後把鋪子也關了，他起那麼一口氣，得了一場病，就病死了，家裏底下人們也都散了，就剩了他們本家的人了，脚下是吃一頓挨一頓。這麼樣兒的普法，你看這就是賣洋藥的收場。

第二十四章

老弟，你是多咱回來的。我是剛纔回來的。你這是由江西回來麼。不是，我是從江蘇

回來的。你當初不是往江西去了麼，怎麼如今是由江蘇回來呢。我是原本上

江西去了，後來又到蘇州去了。你這幾年在外頭事情怎麼樣。在江西那幾年

事情到很好，就起從到了蘇州之後，事情就所不順了。你既在江西很好，作甚麼又

到蘇州去呢。因為我們那位舊居停，去年調任雲南了，打算要邀我一同去。我是

嫌路太遠，不願意去，打算要回京來，他勸我不要叫我回來，他說他有一位同年的

在蘇州，是候補道，姓和，他要把我舉薦，到那裏去辦書啟，我也願意去，這麼着他就

寫了一封薦書，打發我到蘇州去了，趕我到了蘇州，纔知道和公那裏還有兩位師

爺，那兩人都都是浙江人，見我去了，都很欺生，我是諸事掣肘，他們兩人若是打起鄉

談來，我是連一句也不懂得，若是偶然我問他們一件事，他們都和我粧不知道，

不肯告訴，我就連出去走走，蕩蕩，他們倆都撇着我，我看他們那光景，是過於欺生。

我一想，我們若是再往同他過，就要生分了。這麼樣我就辭了館回來了。那位和公待你怎麼樣。那位和公待我到還罷了，却就是這回辭館的時候，他還問我是爲甚麼緣故辭館，我也不便提我和同人不合，我就說我京裏有緊的事，得回去一盪。他還說若是我到京裏辦完了事，還請我回去哪。就麼你這盪回來，還打算出外去，不出外去呢。我這盪回來，原打算是要考供事的。如若考得上，我就要在京裏當差，不出外去了。等我到京裏，一打聽已經考過去了，現在我的意思是這麼着。若是有合式的事，我就可以出去，若沒有相當的事，我就先在京裏那是了。現在却有個出外的事，不知道曉得你願意就不願意。是怎麼個事情呢。我有個至好的朋友，他近日放下了山西太原府遺缺，知府來了，前兩天他託我代請一位書啟師爺，我現在意中也是沒人可薦，如今你回來了，若是願意，我可以替你舉

薦舉薦。此公怎麼稱呼。他姓常號叫春圃。是在旗麼。不錯。是旗人。他那個
人怎麼樣。是個極忠厚。極和平的人。既是這麼着。您就給我說說罷。束脩這層
你打算怎麼樣。那層到好說。您就給作主就是了。只要人對勁。錢多多少少的。甚麼
要緊。他那個人。我管保你們倆人準可以對勁。那麼明天。我就見他。替你說去。
費心費心。好說好說。可是你現在沒當甚麼差使麼。沒有。我就從那年告病
回來。到如今舊病還是時常的犯。怎麼能當差呢。好天的時候。可以找朋友談一
談。颶風下雨的時候。就是在家裏看書。那麼您到是很清閒哪。甚麼清閒哪。
不過是虛度歲月就是了。

第二十五章

老弟。我告訴你一件可笑的事。甚麼可笑的事。

這個月裏頭有一天。月裏頭有三更多。

很不得勁，我就問他是遇見甚麼事了，他說他是在我們屋後頭寶局裏要錢來着，忽然有一個官，帶着兵去抓局去了，他先跑出來了，因為沒地方藏，所以他就抓到牆上去，跳到這院裏來了，這麼着我勸了他半天，叫他後來改了，別要錢了，留他住了一夜，等到天亮回去的，昨天他和我到謝來了，他告訴我，說他現在已經發誓，從此決不要賭錢了。像這個人，能聽恁一勸，他立刻就改過了，這就是個有志氣的，我先頭裏有一個相好，他吃大烟，因為我勸他戒烟，他到惱了，不和我來往了。你們這個相好的，也真別致，怎麼你勸他戒烟，他到惱了你了。他那人實在的是糊塗，他起原本不吃烟，後來是因為他挨着一個吃烟的朋友，慢慢的兒的，可就吃上穩了，先吃的還不算多，後來是一天比一天吃的多，到了去年，他臉上已帶了烟氣了，精神也不佳了，我看他那光景很不好，我就和他說，依我勸你把烟

戒了罷，再要朝往下吃，却就怕不好了，我可以由上海替你買忌烟葯來，見天你就照
着那個方子吃葯，慢慢兒的自然就把烟穩斷了，他聽我這話，就答應了一聲，這
麼着我就托朋友，起上海買了好幾塊錢的忌烟葯來，給他送了去了，等又過了些
日子，我遇見他的底下人，我就打聽他忌了烟了沒有，他的跟人說，他並沒吃
那忌烟葯，現在他吃的比先頭裏更多了，這還不要緊，後來我聽見他在一個朋
友家裏，說我多事，無故的勸他忌烟，他很不喜歡，我給他送去的那忌烟葯，他也不
敢吃，說是怕裏頭有毒葯害他，這麼着的那個朋友，聽不過他這話了，就說他，你說的
這話不在理對，人家勸你忌烟，不是好意麼，人家和你又沒仇，作甚麼拿毒葯害你呢，
你說這話實在是不說理，起那麼連那個朋友也惱了，趕到今年年下，他也沒給我
拜年來，我知道他是和我絕了交了，您說像這樣兒的人性，天下還有麼。

第二十六章

老兄。我告訴您一件可氣的事。甚麼可氣的事。我認得那個相好的。姓江的。他前幾天和別人夥同一氣，哄騙我好幾千吊錢去。他怎麼會哄騙你這些多錢去呢。那天，他到我家去了，他說他認得一個人，腳下在家裏弄局，開賭約我去玩去，我就跟他去了，趕到了他家裏一瞧，有七八個人，都坐在那裏賭。我連他們一個人也不認得，他這麼一給我引薦，他告訴我，都不是外人，都是他認得的。這麼着，我就坐下一要，可贏了幾十吊錢，然後就散了，趕下回我本打算不去賭了，他一定約我去，我沒法子又去了一回，可就輸了好幾百吊，他就和我說不要緊，再去幾回，就可以贏他們幾千吊錢，我就信了他的話了，又跟他去了五六回，又輸了四千多吊錢，他們把局也收了，見每天總有兩三個人，到我家裏去要賭帳，我找姓江的去，

他躲起來不見我了，這麼着，我當了兩箱子衣服，纔把賭帳還了，到了昨天，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是那個姓江的，和那幾個人商量好了的，哄騙我，你說可氣不可氣。那個姓江的自然是可惡到底，也怨你自己不好，你若不跟他賭錢去，他也不能哄騙你。這話也不錯，到底他既和我相好，又幫着別人賺我，他也不是人行了。你提起這設局誑騙來，我告訴你一件事，我們那本鄉地方，有一年有幾個本地的無賴子，開了一個賭局，竟打算哄騙人上了他們的檔的，可也不少了，並且都兇橫的了不得，^誰那個若是輸了，給他們錢，還不起他們，就得要把房地產折給他們，就這麼樣兒不說理，我們本地有一個財主人，很聰明，待本地的人也很好，他聽見說了很有氣，這麼着，這天晚上，他就坐着自己的車，到那個賭局去了，趕他進了那個賭局，見了那幾個無賴子，就提他是誰，特意到這兒要錢來了，大家聽說，都曉得

他是本地財主，可就歡喜的不得了。他們那幾個無賴子，就背地裏一商量，說他這乍來，借我們先叫他贏幾回錢去。後來他就肯來了，等着抽冷子一天，叫他輸個一萬八千的，借我們可就發了財了，等都商量好了，就坐下了一賭，果然那個財主贏了，他們當時就把錢交給了，後來那個財主又去了兩回，盪盪又贏了，又把的是現錢，趕到天晚上，那個財主又去了，就從定更天賭起，直賭到天快亮了，那個財主輸了有一萬多吊錢，趕到大天大亮了，那個財主就和他們說，我先回家去，把錢給和你們預備出來，趕到晌午，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取去就是了，他們都答應了，那個財主就回去了，等到中時，他們就去了兩人，到那個財主家取錢去了，底下人回進去了，那個財主就把他們叫到書房裏去，就問他們兩，你們是來幹甚麼的，到我這兒來作甚麼，那兩人說您怎麼不認得我們了，我們是在某處開賭局的，您忘了您昨天夜裏，不是

在我們那塊兒要賭錢，輸了一萬多吊錢，叫我們現在取錢來麼？那個財主聽見這話，立刻就生了氣了，說你們兩人別胡說，我一個財主和你們無賴子要賭錢，你們真是發昏了，你們打算詛我來，你們可是瞎了眼了，你們兩人快走，是你們的便宜，不然我把你們兩人送衙門，辦你們詛詐，那兩人聽這話，嚇的也不敢言語了，就趕緊的跑回去了。

第二十七章

老弟，你是怎麼了，臉上這麼刷白的。我是不舒服了幾天，是怎不舒服了。我是給人管了件閒事，受了點兒氣，把肝氣的勾起來了。給誰替那個管閒事來的，受了甚麼氣了。上月僧我們那個相好的溫子山，託我給和他買地，我認得有個京東的姓孫，他有一項多畝地要賣，這麼着，我就把那個姓孫的帶了去，見了溫子山，然後他們

兩^個人到了京東，把地都^看了回來，就請我作中人，^給和他說合，價值說妥了的，是一千兩銀子，兩下裏都答應了，定規是大前^兒個^天立字據，過錢了，^趕等^大前^天，我一早和那個姓孫的，到溫子山家裏去了，^趕及到了他家裏，他還沒起來了，我們^兩人就在他書房裏，等了他半天，他這纔起來，^趕及他見了我們，他說那個地他不能買了，我們就問他是怎麼不能買了，他說他湊了會了，不穀一千兩銀子，我們問他湊了有多少銀子呢，他說他湊了有九百五十兩銀子，那個姓孫的聽這話，就說那麼九百五十兩銀子，就九百五十兩就是了，^趕這^麼的^就立了字據，過了^錢了，鬧得我^好對不住那姓孫的，他是果然湊不出那五十兩銀子來，那還倒情有可原，他那麼^個財主，別說是五十兩，就是五萬兩，也現成，我^可恨他，他安心佔人家便宜，叫我不對住人，^趕及我那天回到家裏去，越想越可氣，就因為這個^勾起^引得我的舊病來了，就不舒服

了。你不知道溫子山，他那個兄弟比他還可惡了，先頭裏他常和我夥辦買賣，凡經他手賣的貨，到了分賺帳的時候，他總少分給我，這麼三千兩吊，也知道我也不好意思和他要，他嘴裏却又說，我這回短少，您是兩吊是三吊，過兩天我和您找補，起那麼可就永遠不提了，等攔得日子多了，我也忘了這件事，就算化了，他就這麼小器，那幾年，我吃了總有幾百吊錢的虧，再若是論外頭交朋友，走親戚的道理，他是一概不懂，他就是上炕認得女人，下炕認得錢，就這麼道人，去年他家裏辦白喜事，再三的求我，和他約兩位朋友，在他家裏幫着他熬熬夜，我就請了兩位至好的朋友去，幫着他熬了五六夜，人家還是真盡心竭力的，給他照應，趕辦完了事之後，他並沒到人家裏，和人造謝去，後來有一天在街上遇見人家，他一低頭就過去了，簡直的沒理人家，你看他這宗人性，有多麼可惡，近日起來我聽見說更好

了。他在家裏放重利息錢了。那個借他的錢使用都是八分的利錢。外頭已經有了重利盤剝的名聲了。我早就看透了。他那個財主不久就敗。古人說的。刻薄成家。理無久享。這是一定的理。

第二十八章

老弟。我聽見說你們令弟。不是回來了麼。怎麼還沒見他出來了。他回來就病了。是怎麼了。在道兒上受了熱了麼。倒不是受了熱了。是受了一點驚恐。受了甚麼驚恐了。是在船上遇見賊了。你告訴我。是怎麼遇見賊了呢。他是和一個朋友搭幫回來。兩人帶着一個底下人。雇了一隻船。這天晚上船灣在一個地方了。等到夜靜的時候。忽然從岸上來。上來了十幾個賊。都拿着火把刀槍。就上船上來了。拿刀把艙板砍開了。就進了艙裏頭去了。就拿着刀。指着我們舍弟。問。都是有甚麼

東西，我們舍弟說，我們東西都在這艙裏擺着的，別處沒有了，這麼着的那羣賊，就把箱子和包袱現錢都拿了去了，就是把鋪蓋留下，幸虧我們舍弟身上有一個銀兜子，裏頭裝着有幾十兩金子，還有十幾兩銀子沒丟，等到天亮了，他們到了一個馬頭上，我們舍弟就和那個朋友商量，打算下船，起旱路走，那個朋友也很願意，這麼着他們就把鋪蓋搬下來了，碼頭上雇了兩輛車，就起早回來了，趕到了家，可就病了，請大夫來看，說他是驚嚇，夾着點兒時令，現在吃着葯的，還沒好呀。

第二十九章

老弟，你提你們令弟走路，遇見賊了，我也想起一件事，告訴您說，有一年我們先伯，同着一位朋友上甘肅去，雇了兩輛車，帶着兩個跟人，一個人坐着一輛車，就起了身了，有一天走到一個地方，那兩個起車的路都不熟，可就走錯了道了，直走到點燈

的時候也找不着一個鎮店，大家很着急，沒法子就這麼瞎走，趕及走到快定更了，就走到了一個大樹林子裏，就看見樹林子那邊兒露出一點兒燈光來，這麼着他們這兩車就奔了那個燈光去了，趕等臨近了一看，是個店外頭，掛着兩個麪幌子，店門關着了，臨對街是個窗子裏頭，可點着燈了，這麼着他們就叫開店門了，把車趕進去了，趕及到了裏頭一看，冷冷清清，連一個客人也沒有，這麼着他們就揀了三間屋子，把行李都搬進去了，然後就叫店家打洗臉水，沏茶弄飯吃，我們先伯就見那幾個店家都那麼賊眉鼠眼的，心裏可就有點兒犯疑，趕帶疑等吃完了飯了，那位朋友在炕上收拾行李，這個工夫兒就進來了一個店家沏茶，我們先伯就見他不住的拿眼瞧炕上的行李，我們先伯看他這分光景，更疑惑了，可不敢說，恐怕那位朋友曉得害怕，趕等喝完了茶，我們先伯就到後頭院裏出恭去了，趕等他納到來後頭院裏一看，

有三間屋子，一間是茅房，那兩間是堆草料的屋子，趕我先伯進到茅房裏去，正出恭了，這個工夫兒，就聽見起前頭院裏來了兩個人，把堆草料的那屋裏的門推開了，進去拿草料去了，就聽見這個和那個說，剛纔管櫃的把你叫了去，到底是怎麼商量的呢，就聽見那個說是這麼商量的，趕到夜靜的時候，偈我們兩人去殺那兩趕車的，他們三人去殺那兩客人和那兩跟人，我已經和管櫃的說好了，事完之後，就把那兩乘車分給偈們，兩人一個人一乘，不論那兩客人，有多少銀子，偈們兩人全不管，我的意思是這麼的，偈我們兩人把這兩乘車分到手，明天早起，偈們把買賣一辭，一個人趕着一乘車回家去了，從今以後，偈我們兩人改邪歸正，再別作那害人的事情了，你想這麼辦好不好，那個人就說不錯，這麼辦很好，說完就聽他們兩個往前頭去了，我們先伯心裏說，怪不得我看那幾個店家，那麼賊形可疑的，敢情真

是個黑店，這麼着可就出了茅房，到了自己的屋裏，就把剛纔聽的話，都告訴那個朋友說了，那位朋友聽這話，就害怕的了不得，大家正在房裏爲難，沒有主意了，忽然聽見來了好幾輛車，直叫店門，趕店門開開了，就見趕進六輛鑣車來，是兩個客人，四個保鑣的，我們先伯就說這可不怕了，我們回頭可以放心睡覺罷，這麼着又打發一個跟人過去問了，問鑣車他們說，是明天兒早起五更天起身，這麼着我們先伯他們也睡到五更天起來，叫趕車的套上了車，就跟鑣車一塊兒搭幫走了，這算是纔免了那個大難，你說險不險。

第三十章

大哥，您聽我告訴您一件事，我們那個村莊兒裏，住着有一個小財主，素日人很苛刻，向來他不幫人，不作做好事，前幾天他有一個嫁出去了門子的妹子，頂着雨到他家來，

說是他男人現在找了一個海船上管帳的事情，前幾天已經開船出海去了，現在家裏沒有飯吃，所以頂着雨來，要借一石米，和幾兩銀子，等着他男人回來，必都還的，這個人聽這話，和他妹妹說，他米也沒有，錢也沒有，辦不及，叫他妹妹另到別處借去罷，他妹妹聽他不管，可就哭了，趕及他見他妹妹哭了，他就賭氣的出去躲開了，他同院子住的青有一個街坊，是個爽快人，聽他不管他妹妹的事，很有氣，這麼樣就把他妹妹請過來，借給他一石米，還有幾兩銀子，另外又替他雇了一匹驢，可就把他送回去了，趕這個人回來了，聽見他家裏人說，是他街坊借給他妹妹錢米回去的，他也不說長，也不道短，粧做不知道的樣子，恰巧這天夜裏來了一個賊，從他後牆上挖了一個窟窿，進他屋裏去，偷了他幾十兩銀子，和幾件衣裳去，趕到第二天早晨，他知道鬧賊偷了東西了，他怕是他妹妹聽見說他失了銀子衣服了，又不

很趁願，又不找他來問。他所以他沒敢到衙門去報他家裏失盜。他還囑咐他同院住

着的這個街坊，外頭不用告訴人說他家裏被賊失丟東西的事情，那曉得那個賊，那

天夜裏偷了他的東西去，偏巧走大街上，叫下夜的兵給拿住，送到了衙門去，官就問

那個賊，那個銀子和衣裳，是起誰家偷出來的，那個賊就招了，說是起某村莊兒裏

某家偷出來的，這麼的官就打發衙役來叫專失主領賊去，這個人聽說這話，就爲了

難了，不到衙門去領賊不行，到衙門領賊去，又怕他妹妹知道這件事，這麼的他

就想了個主意，託他同院住的那個街坊，頂他的名到衙門替他領賊去，那個人就

應了替他去了，那個人因爲那天他不幫他妹妹，很瞧不起他，就有意要收拾他，起

從在衙門把銀子和衣服都領出來了，那個人就都把他妹妹送了去了，起回到家

裏來，見了他就撒了一個白話說，我剛纔從衙門出來，走到街上，正遇見令妹，他問

我是到那兒去了，我說是到衙門替你領銀子衣服去了，這麼着他就叫我把那銀子和衣服交給他罷，我因為他是你的親姊妹，不好推辭，不給他，這麼着我就都給了他了，這個人聽這話，不但不敢生氣，倒還得給要與那個人道謝，現在大家聽見件事，都說那個人實在是快人作快事。

第三十一章

你提起這怪吝人遭報來了，我也告訴你一件事，那一年我在南邊一個客店裏住着的時候，同店裏住着一個山西買賣客人，這天忽然來了一個窮人，也是山西人，身上穿的衣服很襤褸，到店裏找那個買賣客人來了，店家也就把他帶進來，趕見了那個買賣客人，就說如今我流落這兒了，因為沒有盤費，不能回家去，苦得了不得，昨兒個有天我們一個同鄉的朋友，告訴我說您到這兒辦貨來了，住在這個店裏的。

我聽見說很喜歡，所以現在我來找你，求你念其們舊日的交情，借給我一百兩銀子，我作做盤費回家去，等我到了家裏，再設法還你，那個客人聽這話，就說我的銀子已經都買了貨了，現在我手底下連一兩銀子也沒有，你另打主意罷。我實在不能爲力，那個窮人聽他說不能爲力，却就掉下眼淚來了，這個工夫兒，那個買賣客人就上往裏間房裏坐着去了，可恰巧有同店裏住着的一個四川人，到那房裏找那個買賣客人閒談去了，了見那個窮人坐在椅子上掉眼淚，可就問他是爲甚麼事傷心，他說這個買賣客人，原先在本鄉和我是緊街坊鄰舍，他當年窮的時候，我常幫他錢米，後來我又借給把他銀子做買賣，如今他發了財了，我是在這本地裏做買賣了虧空了，沒盤費回家去，找他來借把我一百兩銀子回家去，他不肯借，所以我很傷心，那個四川人聽完了這話，就進裏間房裏去問那個買賣客人，你們這個貴鄉親，他說

他當年幫你的話是真的麼，那個買賣客人說，那倒是真的，無奈我現在錢沒借給他，那個四川人就說着，比比我現在給你一百兩銀子，你給他作盤費回去，你一個月之後還我，寫給我一張借約，我也不要利錢，你願意不願意，他勉強說是願意，那個四川人就起自己屋裏拿了一百兩銀子來借給他，叫他給了那個窮人拿了走了，那個四川人就叫他寫了一張借約收起來了，趕等過了兩天，那個四川人也搬了走了，又過了好些個日子，那個買賣客人打開箱子一看，瞧短了一百兩銀子，他原先寫的那張借約在箱子裏攔着了，他這纔明白那個四川人是個術士，會搬運法，搬了他一百兩銀子來，給把了那個窮人拿了走了，後來還是那個買賣客人的一個跟人洩漏出的，大家聽見，都很趁願的。

第三十二章

老兄，我聽見說令弟和人打官司來着的，是真的麼？不錯，是真的。是和那個呀？哦，是

和偌們這本鎮市上一個無賴子。爲甚麼事情？是因爲那天我們舍弟在這鎮

市外頭北邊兒一座樹林子裏頭，拿鎗打鴿子來的，剛趕他放了一槍，知道誰樹林子

外頭有一個人拉着一匹馬站着了，那匹馬冷孤丁的聽見一聲槍響，嚇的可就一

個驚，下走了，那個人就不答應了，揪住我們舍弟叫他賠馬，我們舍弟就和他說，你

不用着急，那匹馬是往那裏跑下去了，他說是往西北跑下去了，又問他那匹馬是

甚麼顏色的，他說是紅顏色的，我們舍弟就說這事好辦，我現在同你到鎮市上對

給你一個鋪保，你就先去找馬去，若是將馬找不着，真丟了，我賠你馬就是了，他聽

這話也很願意，這麼着的，我們舍弟就同他到了鎮市上，對給他全順糧食店了，他就

先找了馬去了，我們舍弟就回家來了，趕待了一會兒，那個人回來了，到了全順糧

食店裏，他說他的馬丟了，沒找着，要見我們舍弟，這麼着的糧食店就打發徒弟到家來，把我們舍弟找了去了，趕他見了我們舍弟，就說我去找了半天，我的馬總沒找着，我那匹馬當初是六十兩銀子買的，如今我做個情，你賠我五十兩銀子就是，我們舍弟說，竟你那麼大概隨便找了一找沒有，那還不算準，是準丟了，你等我再各處給和你找一找去，若是過一兩天，那匹馬所沒下落，那便是真丟了，到了那個時候，我再賠你還不遲哪，那個人不答應，他叫立刻就賠他，我們舍弟就和他吵翻起來了，大家給勸開了，誰知道那個人就到巡檢衙門去把舍弟告下來了，衙門裏來人把舍弟給傳了去了，他到了堂上，就把這件事情實的說了，巡檢給批了舍弟五天的限，叫他替那個人找馬去，這麼的，我們舍弟就到各村莊一打聽，後來打聽着了，借我們這鎮市西北地方有一個村莊兒，住着有一個姓趙的，前兩天買了一匹紅馬，這麼着的舍弟

就找那個姓趙的去了一問，敢情那個人前些日子，就把他那匹馬賣得，那個姓趙的了，說妥了的八兩銀子，就定規是那天他和姓趙的送馬去取銀子，正那天那匹馬聽見槍響，不是驚走了麼，後來他追上了，給和姓趙的送了去了，把銀子也取來了，他回來却告訴舍弟說他的馬丟了，叫賠他五十兩銀子，這麼的舍弟就約了那個姓趙的拉着馬，同他一路兒到衙門作見證去了，趙那個人見有了見證了，就沒話可說了，自己認了是訛詐了，巡檢因為他過於狡詐，就打了他四十板子，把他放了。

第三十三章

老兄，昨天兒個我到榮發棧裏去，聽見說棧裏那裏給他們發了一百包棉花去，說是少了一包棉花，是怎麼少的，你提起這件事來，倒是個笑話兒，昨天我們給他們發棉

花之先，就預備出一百根籌來，趕後來發一包棉花，我們就交給把抬棉花的帶根籌去。趕這一百包棉花都發完了，待了好大半天，榮發棧王掌櫃的，打發一個人到我們棧裏去了，問我們爲甚麼少給和他們發了一包棉花去，我們就說我們發了去的是一百包棉花，怎麼說少發了一包去呢。那個人說他們棧裏是收了九十九包棉花，短一包棉花，我聽這話很詫異，這麼的我就同着那個人到他們棧裏去了，趕王掌櫃的見了我有氣的樣子，就說你們棧裏的夥計們太不留心，怎麼會給和我們少發了一包棉花來呢。我就問他你怎麼知道是少發了一包棉花來呢。他說我們收完了棉花，一搭籌是九十九根籌，這不是少發了一包來麼。我就問他們，剛纔你們這棧裏是誰接那個收的籌，就見傍邊兒站着有一個夥計答應說是他接的籌，我就問他，你方纔接籌的時候，沒往別處去麼。他說我並沒往那裏去，就是忽然我肚子

寒。到茅房去出了一回恭，這麼着我就和他說，借我們兩人先到茅房裏找一找去再說。等我同他到了茅房裏一看，地下一根簍，我就撿起來拿着，見王掌櫃的去了，我說到底是誰的夥計，不留心哪，你們的夥計掉了茅房裏一根簍，你可說是我們少把你們發了一包棉花來，其實這也不要緊，不過你未免的太冒失些了。他聽這話，臉上很不得勁，一句話也回不出來，我又說雖然把這根簍找出來了，到底我們再把貨盤一盤看，看短不少，彼此就可更放心了，這麼着，我就叫他們那幾個夥計把棉花包起，從棧房裏又都盤到院子來，細細兒的數了一數不錯，是一百包棉花。我說你們都看明白了不錯了，他們說都看明白了，對了，這麼着我就回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我先頭裏和您說過，那個王掌櫃的人糊塗，您還不大很信，那裏有他竟搗籌不盤貨的，就說您少替他們發了一包貨去的理呢。你還不知道了，去年

有這麼一件事，我們買了他們棧裏一百兩銀子的貨，給了他們一百兩一張的銀票，過了兩天，他把那張銀票拿回來了，說是假的，我一看銀票，並沒圈着，我就問他，既是假的，怎麼沒圈呢？他說沒到本鋪子去，所以沒圈，我又問他既沒到本鋪子去，怎麼知道是假的呢？他說他們管帳的瞧着，看了像假銀票，我聽見這話很荒唐，就說我們兩個拿着這張銀票到銀號裏取銀子去看，看是假的不是，這麼着我們兩個到了銀號，竟自不是假的，把銀子發回來了，那個時候，他臉上很磨不開，就羞羞慚慚的，把銀子拿回去了。

第三十四章

管帳的，這兒有一張退票，給和打回來拿了，來我瞧瞧，這張票不是我們給的，怎麼不是您們給的呢？因為這張票子上沒有我們的收號，我記得可實在是你們

把給的，怎麼如今你們說不是你們把給的呢。我告訴你，若是我們把給的票子，必有我

們的收號。我們的戳子，如今這張票子上，又沒我們的收號，又沒我們的戳子，怎

麼是我們把給的呢。你說沒有你們的收號，我這票子上可收的是你們了。光竟

你收的是我們不行啊，總得要我們收的人家纔行了。就是有你們的收號，你們

如今不認，我也沒法子呀。沒有不認的理，若是我們把給的，我們也是給人家往回

頭打。我們又不賠甚麼，做甚麼不認呢。他許這張票子你們忘了收了，沒有的話，

我們決不能忘了收，這裏頭還有個緣故，我告訴你，說是一張母鑲鋪的票子，我們

這鋪子向來不用母錢鋪的票子，所以更曉得不是我們把給的了。你們若一定說

不是你們把給的，那沒法子，只是我認這個苦子就是了。依我說，你拿回去，再想想

是誰給的罷。你把這個十吊錢的票子分給五個一吊，一個五吊，一吊一張的

那個把的罷。

沒有我們本鋪子的，和你磨別處的行不行。磨別處的也可以。你點點對不對，不錯對了，這票子上你們都收了號了。都收了號了。

第二十五章

大哥，我剛纔在鎮市上看了一個熱鬧。看了一個甚麼熱鬧。看見一個南邊人，揪着一個本地人上巡檢衙門打官司去，後頭跟着好多的個人，我也不知道是爲甚麼事情，這麼的我就跟着他們到衙門去，看他們到底是爲甚麼事情，就見他們兩個到了衙門，那個南邊人就告訴衙役說，他們兩個人要打官司，那個衙役就把他們兩個帶進去了，我也跟進去了，就見巡檢坐堂，他們兩個到了堂上，就都跪下了，巡檢就先問那個南邊人，你叫甚麼名字，是甚麼地方人，是爲甚麼事情來打官司，就見那個南邊人磕了一個頭，說小的名字叫俞配，是江西臨江府的人，在這本地

開着個裁縫鋪，因爲小的去年在這裏買了一個妾，就在這個鎮市上燈籠衙衙租了兩間房住家，剛纔小的在鋪子裏做生活了，打發一個徒弟到家裏拿東西去了，他回來說小的家裏坐着一個年輕的人，他不認得是誰，小的聽這話很起疑，就趕緊的到家裏看去了，小的到了家一看，街門對着了，小的推開了街門，進到屋裏去一看，就見這個人，在屋裏坐着喝茶了，和小的的那個妾又說又笑的，小的就問他，你是誰，到我家來做甚麼，他回答說，他是到小的家裏打茶圍去了，小的聽這每話氣急了，就打了她一個嘴巴，他回手就把小的的臉抓了，這麼着，小的就把他揪來打官司，求老爺問他到底到小弟家裏是幹甚麼去了，這麼着，巡檢就問那個人，你叫甚麼名字，在那裏住家，你是爲甚麼的到俞配家裏，是作甚麼去了，那個人說，小的名字叫王安，在這鎮市上紅竹衙衙住家，平常是放印子爲生，俞配這個妾，

當初和小的在一個院子裏住過，因為前兩個月他的這個妾，借了小的十兩銀子的印子，每月小的到他家裏取印子去，今兒個又到了日期了，小的拿摺子到他家裏去了，這個讓小的進裏頭喝茶去，小的就進去了，他把印子錢給了小的了，然後又和小的沏了一壺茶，小的正坐在屋裏喝茶了，這個時候兒，俞配家去了，見了小的就一腦門子的氣，瞪着兩眼睛問小的你是誰，到我家裏來做甚麼，小的見他說話太沒禮貌，可也就起了氣了，就說是到他家打茶圍去了，他聽這話，就打了小的一個嘴巴，小的急了，回手就把他的臉抓了，這麼着他就揪着小的打官司來了，他說完了，就把取印子錢的摺字拿出來給官看了，巡檢就說既是俞配不願意你到他家裏去，你後來每月就到他裁縫店裏取印子錢去就是了，不准你再他到家裏去了，你若再到他家裏去，俞配來告你，我可是必要治你的罪的。

這麼着就叫他們倆人都回去了。

第三十六章

老弟，我告訴你一件事。甚麼事情。甚麼事情。新近我起外頭回來，有一天我住在一個大

鎮市上客店裏了，聽見那個店裏管帳的說前些個日子，那個鎮市上有一個德成

錢鋪，這天去了一個人，拿着一隻錫子，到那錢鋪裏換了去。那個錢鋪的人，剛拿過

一個戥子來，邀平那隻錫子，這個時候兒，又進來一個人，就和那個賣錫子的人說，剛

纔我到您府上，給和您送銀信去了，您家裏人說您上街來了，這麼着我就到街上找

您來了，可巧瞧看見您進這個鋪子來了，說話之間，就起從懷裡拿出一封信，一包銀子

來說，這是起從浙江來的銀信，那個賣錫子的人，把銀信就接過去了，給了那個送信

的人一百個錢，那個送信的就走了，然後那個賣錫子的人，就和錢鋪的人說，現在

是我兄弟起從浙江替給，我帶了銀子來了，我不賣換那隻鐲子了，我可以把這銀子換給你罷，還有一件事，我是不識字，求你們把這封信拆開，念給我聽聽，這麼着那個錢鋪的人，把那隻鐲子又給了他了，就把那封信拆開了，念把他聽，前頭不過說是，在外頭很平安，請放心，後頭說現在先帶了十兩銀子來，請您先用着，等後來有順便人再多帶銀子就是了，這麼着那個人就說你們把這個十兩銀子拿下去，平一平，都可換了現錢罷，那個錢鋪的人就拿下去一平，是十一兩銀子，心裏很喜歡，可就打算瞞起他一兩來，就照着十兩銀子合算好了現錢給他了，那個人就拿走了，趕待不^大的一會兒，又進來一個人，拿票子發錢，可就^和錢鋪的說，你們上了檔了，剛纔那個賣銀子的人，是過騙子手，他賣給你們的那是假銀子，你們怎麼會叫他賺了呢，那錢鋪的裏聽這話，就趕緊的拿夾剪把銀子夾開了一看，却就是假的。

這麼着的錢鋪的就問這個人，你認得那個騙子手的家麼。這個人說，你們若是肯給我錢，我就可以帶你們找他去。這麼着的錢鋪的掌櫃的，就給了這個人一吊錢。叫他帶了他們找那個人去。這個人接過那一吊錢來，就帶着錢鋪的兩個人走了。等他們走到了一個點心鋪的門口兒，這個人就和錢鋪的那兩個人說，你們瞧那個騙子手，在點心鋪裏吃點心哪。你們各人進去找他去罷。這兩個錢鋪的人就拿着那包假銀子進去了。見了那個騙子手，就說你賣給換把我們的這包是假銀子，那個人說，我也不知道。曉得那銀子是假的不是，那本是我兄弟解從外頭帶來的，既是我還你們錢就是了。這麼着的，那個人求點心鋪裏的掌櫃的替我平平那包銀子是十兩不是。起那個掌櫃的把銀子接過去，擱在天平上一平，說這是十一兩銀子。那個人聽這話，就和那兩個錢鋪的人說，我纔賣給換把你們的那是十兩銀子，如今這假銀

是十一兩，那怎麼是我的呢，你們這是拿別的假銀子來訛我來的。錢鋪的那兩個聽這麼說，也還不出話來了，這個工夫兒有幾個別的吃點心的人，聽這件事都不平，全都要打那兩個錢鋪的人，那兩個人沒法子，就趕緊的拿着那包假銀子跑回去了。

第三十七章

提起這騙子手來了，我告你一件事，前幾年我們本鄉地方有一個出名的大夫，姓方，

他身上也有功名，家裏也算是個小財主，見每早晨起，起瞧門脈的，總有幾十號，有一天

早晨來了一個人，打扮的是宅門子公館裏跟班的樣子，見了方大夫中就說我是在某

宅公館裏，因為現在我們老爺和我們太太都病了，打算上您這兒瞧病來，請您明

日早晨在家裏等着，方大夫說是了，等到第二天早晨，就見那個底下人又來了，

這同着一個人手裏那着一個包袱，那個底下人進來就問方大夫說，請問您納是

老爺先^看是太太先^看方^{大夫}說，那自然是太太先^看這麼^着，這個底下人，就從那個人手裏把那箇包袱要過來，就拿着出去了。那個就坐在一個凳子上等着，^趕大家都^看瞧完了病走了，方^{大夫}就問那個人，您也是^看病的麼，那個人就說我不是^看病的，我是估衣鋪的人，在這兒^裏竟等着您的跟班的，^給我拿出衣裳來哪，方^{大夫}聽這話很詫異，就問他我那個跟班的呀，是拿了甚麼衣裳來了，那個人說，剛纔和我一塊兒進來的那個底下人，您不是告訴他說是太太先^看麼，他就把衣裳拿到裏頭去了，方^{大夫}又問他那個人，他怎麼告訴你們說的，他是我的底下人，到底是拿了一件甚麼衣裳來，那個估衣鋪的人說，那個人今^天早晨，他到了我們鋪子裏，他說他是您的底下人，說是您要買一件女皮襖，拿來先^看，^{看看}，合式就留下了，叫我們跟一個人來，這麼^着的，我就跟他來了，方^{大夫}說，我告訴你，那個人不是我的跟

人，我也不認得他是誰。那個他昨天兒來告訴我，他是在某公館裏，因為他們老爺和太太都病了，要往這兒來看病來，叫我今天早晨在家裏等着。剛纔他進來問我是老爺先瞧，是太太先瞧。我當是他們老爺和太太來了，所以我說是自然太太先瞧。我說的是先看病，我並不知道甚麼衣裳的事情，你如今快找他去罷。這一個估衣舖的人聽這話，纔明白那個人是個騙子手，把他的衣裳騙了去了。

第三十八章

郭福。唯。你去請先生來。先生來了，在外間房裏坐着哪。啊，先生，歇過乏來了。是，閣下也歇過乏來了。我倒不覺很乏，我今兒個打算和先生斟酌一件事情。甚麼事情。就是借我們這盪出外，我作的那本日記，想把他修飾好了，找人抄出來。那麼您把那本草稿兒拿出來我先看看。這裏頭我還有件事，忘記了。求先生替我

想想。甚麼事情。就是借我那天在三和鎮店裏吃早飯的時候。聽見有一個客人說是有一個人。在甚麼地方的廟裏住着。自己吊死了。帶累的那廟裏的和尙。也打了官司了。我記不清是怎麼件事情了。您還記得不記得了。啊。那件事我記得。那麼您再說給我聽聽。那個打脚的客人說他們那本鄉地方。有一個水神廟裏頭住着一個客人。這天半夜裏吊死了。等到天亮。和尙就報了官了。知縣就帶着仵作去驗了一回。那個仵作。沒驗明白。說彷彿是勒死的。這麼的那個知縣。就把和尙帶進衙門去。問那個和尙是爲甚麼把那個客人勒死了。那個和尙說我和那個客。往日無仇。近日無冤。我怎麼能勒死他呢。知縣不信。就動刑拷打和尙。叫他招定了。和尙白說不招。這麼的知縣究把和尙押取來了。那個和尙有個徒弟急了。就進省裏去在院上告了。撫台就派鄰鄰封鄰縣帶着幹練的仵作。到那廟裏又驗了一回。那個死

屍。果然是吊死的，那個鄰封就據實的稟報撫台了。現在巡撫把那個原審的知縣

鞫革了，把原驗的仵作也治了罪了，把和尚也放了，就是這麼件事。不錯，對了，是

這麼件事。請先生把這件事也叙在那日記裏頭，你想好不好。那也好，等我修飾

得了，是叫那個誰。我打算請人抄寫。雇人抄寫，怕是抄錯了。那麼怎麼辦

好呢。閣下若是不忙，我得空兒騰出來罷。若是先生肯代勞，那我感情不盡了。

那裏的話呢。

第三十九章

我們今兒天這麼空，喝酒也無味，莫若我們都斟滿了，滑幾拳罷。可以，我們兩個先滑一拳。

你那拳不是白的給麼。你先別誇口，不定那個輸贏哪。來，四季發財，六六順。

對手。五金奎。你瞧如何。還是你輸了，你這贏也不過是瞎貓碰着死耗子罷。

哪。你先喝酒回頭再批評說。我已經喝了。你多咱早喝了。我沒瞧見。你問大家我喝

了沒有。衆位瞧見他喝了酒麼。我們沒理會。大家都沒看見。這足見是你混酒

了。快喝罷。我已經喝了不能再喝了。你不喝我們大家動手灌你。真利害。這麼

着罷。我的酒真不行了。罰我說個笑話兒罷。那也可以。你若說的不好。還是要罰

的。你聽着罷。準好。快說。這個笑話是刻簿御史的。好在我們在坐沒有當都老

爺的。你竟管說罷。沒人不答應你。聽着。有一個鄉下人很窮沒落子。心裏盤算打

算要上京當老公去。又尊貴。又弄賺錢。這麼的他就到了京裏。拜在一個老太監門下

當徒弟。你先等且慢點說。你這話就不通。就憑這麼個唆。鄉下老兒到京裏。就能進宮

裏去麼。好容易事啊。你聽我說呀。他也是託人把他引進去的。那麼你爲甚麼

不把這層先說明白了呢。你別莫混挑字眼兒。聽我快說罷。你快說。底下怎麼樣了。

他既然拜老太監爲老師了，他就求老太監諸事指教他，照應他。老太監就派他在大內裏管事，這一天內裏傳旨用膳，這個鄉下人就說萬歲爺要吃中飯哪。老太監聽見了，可就喝呼他說，你別胡說，你說萬歲爺要用御膳哪，他聽這話罷却倒了。有一天又傳旨大宴羣臣，這個鄉下人又說萬歲爺要擺宴哪，老太監可就却又說他，你說錯了，你該當說萬歲爺要擺御宴哪，你後來切記着，假好比大內裏的花園子叫御花園，那護衛的兵丁叫御林軍，這個鄉下人聽這話，恍然大悟，心裏說怪不得皇上眼頭裏的東西，都添上一個御字呢，我如今可明白了，打這兒我也算是老手了，這麼着這一天他解從御花園門口兒過，忽然踹了一腳屎，他很有氣，剛要罵，他一想又怕，是皇上出的恭，這麼着他就拿手指着那灘屎說，我若不看你，是御史，我一定罵你一頓。今兒個天幸虧沒御史在坐，若不然你的嘴叫人打。

腫了。我的嘴沒腫，你也該說一個了。我這個笑話兒，是挖苦典史的。這個有趣兒，我們大家要聽聽。這叫典史十令。甚麼叫十令，你快說一說。聽着一命之榮稱得，兩塊板子拖得，三十兩俸銀領得，四鄉地保傳得，五個嘴巴打得，六路通詳出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門牆開得，九品繡子繅得，十分高興不得。可笑那九句都好，就是末尾這一句壞了。今天兒個，若是有典史聽見，只要饒得了你。

第四十章

你這兩天竟在家裏過年了，老總沒出來麼。我天天晚上出來。那麼你怎麼不上我這裏來呢。我這兩天是同着幾位朋友，晚上到存古齋古玩鋪門口兒打燈謎兒去了。誰是那個出的。是一個舉人出的。作的好不好。作的還算可以的。你猜着了幾個沒有。我揭了幾個。都是甚麼。我猜的一個沒點的字打四書四

句。打那四句你說一說。一句是是何言也。一句是吾與點也。一句是前言戲之耳。一句是誠哉是言也。這個好難爲你猜。我還猜了一個是三句話打一個字的。你快說，是怎麼三句話打一個字。你聽着，子路曰是也。顏回曰似也。孔子曰非也。直在其中矣。打一個乜字，還有一個是四句話，猜着一個字的，是十字口中攢，莫作田字猜，無頭又無尾，悶死一秀才。我猜的是魚字，揭了來了，這兩個作的也很好。我昨兒個天晚上又猜了兩個，一個是累朝事蹟過龍門，打四書人名，是史魚，一個是節孝祠祭品，打四書一句，是食之者寡。這兩句都恰。還有我一個朋友打了一個，是圍棋盤內着象棋，猜四書一句，是子路不對。這個更恰了，我告訴你，前幾年我打了一個燈謎，虎兒是東街淘溝，西街不乾淨，打兩句小孩子的話，是這邊兒有水，那邊兒有鬼。這個是更妙了，據我看，像現在那位舉人作的這幾個，也就算在

好的一路了。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頭年我有個朋友，他是當缺的，託我給他寫春聯。我給他寫的上聯是等因前來辭舊歲，下聯是須至咨者大有年。你有這麼可惡，怎麼說起他們行話來呢？他大概準不肯貼這副春聯罷。那自然他不肯貼，他說的也好，這副春聯我雖然不貼，我可要收着，因為這是我們的本色，將來也算是

一件傳家寶。你別瞎咧咧了，快穿衣裳，我們出去蕩蕩會兒子去罷。你等一等兒，我就換衣服同你走。

官話指南第三卷

使令通話第三章

誰那個呀。是我呀。你進來。老爺，您上回叫我找的那十幾歲的小孩子，我找來了。現在您若有工夫兒，可以帶他進來，老爺先看一看，他若是願意，就留下他了。那是

自然的。這就是鄭老爺，你請安罷。他是甚麼地方人，姓甚麼，今年多大歲數兒了，他行幾。我是山東人，姓張，今年十八歲了，我排大。他在京裡有好幾年了，他說話不像是外鄉人。他原是我們街坊，人很聰明，却是向來沒當過跟班的，所以得叫他慢慢兒歷練歷練纔行罷。那好辦，可是我是新近到這兒，還沒使喚過人，却不懂得要保人不要。那是隨老爺的意思。那麼就這麼辦罷，既然你是你舉薦他來的，你就做保可以不可以。可以，那麼叫他從解多早來伺候您哪。哼，今年是二十八，離月底還有兩天，索性叫他從下月初一那天再來倒好。是。還有他的鋪蓋甚麼用的，也都叫一塊兒拿來罷。是，還得定規他住的屋子哪。我想院子儘灣溜頭兒，那白牆兒後頭，挨着洗澡房的西邊兒，向陽的那一間閒屋子，叫他住怎麼樣。那敢自很好了，這兒某老爺打發個人來拿了個字兒來，給您瞧瞧。

現在某老爺請我，我這就要去，那麼這事就按照着那麼辦就是了。

第二章

來。 噲。 給先生泡茶。 老爺是要泡湖甚麼茶，是嘎啡是紅茶。 兩樣兒都不用，湖日本茶

罷。 老爺這錫罐兒裏的茶葉都沒了。 那麼裏間房裏的那櫃子上的第二

層榻板上，不是有個洋鐵罐子麼，就拿那個罷，往後你瞧着麼多咱這罐子裏頭的茶

葉完上來了，就是我不告訴你說，你就續上罷。 是。 你趕緊的拿茶葉去，我自各兒泡

上罷。 請先生瞧那盃茶好就喝那盃罷，可是你昨兒個迷迷糊糊的，攪了有幾多

茶葉那個茶泡的數多麼酸，苦得簡直的喝不得了，你沒看昨兒個吳少爺喝茶的

時候，苦得直皺眉麼。 是，往後小的泡茶的時候，留點兒神就是了。 你把那茶机

兒上的茶盤兒裏擺着的那茶壺茶碗茶船兒都拿過來，你再瞧這火盆裏有火

沒有了。噎，火快滅了。那麼你快拿開水去，就手兒帶點兒熟炭來。老爺甚麼叫熟炭哪。你真是糊塗人，連熟炭都不曉得。我告訴你，沒燒過的炭，叫生炭，燒紅了的炭，就叫熟炭。噎，是老爺開水來了，你沏上罷。哼，現在這痰盒兒裏的吐沫痰，都滿了，你拿出去，洗乾淨了，再拿來。是。

第三章

那個誰叫門了。老爺天不早了，你快起來罷。哼，你打洗臉水來罷。洗臉水打來了，漱口水也倒來了，胰子盒兒在臉盆架子上擱着的哪。刷牙散在那裏呢。是在那張桌子的抽屜裏，和牙刷子在一塊兒了。把擦臉手巾拿來。是。你忙甚麼，你現在先用不用擦地板了，等盪好了鋪蓋再擦罷。今日還得換換枕頭籠布，和被單子哪。噎，老爺這就要點心麼。哼，就拿來罷。雞子兒不要像昨天的那麽老，越嫩越好。是。

今兒個丐包是抹上黃油烤麼，不用了，可別烤糊了。是這兒還短把匙子和鹽盒兒哪。是和您拿來了，白糖殼不殼。殼了，這個雞子兒煮的是筋筋兒。我問你一件事，我聽見說這京裏賣的牛奶裏頭，總攪多一半兒的水，這話是真的麼。平常住家兒的，買的牛奶，也許有這個事，我們這公館裏用的，他們可不敢那麼胡攪亂對的。這個地方買牛奶，是論斤哪，還是論瓶呢。是論瓶論碗，大概的價錢總在九百錢一瓶，或百錢一碗，老爺還要嘎啡不要了呢。殼了，撤了去罷，我現在要往某老爺屋裏去，若是有人來找我，你給我送信去。是。

第四章

老爺您的跟班的來說飯好了，請老爺吃餘去。知道了，就去。噎。你請我來吃飯，怎麼還磨磨着不擺台，是幹甚麼來的。因爲剛纔送煤的送煤球兒來了。我

了邀邀，又因爲他開來的帳錯了，小的查了一查摺字，瞧瞧他是送了多少回了，稱了稱邀，看看就爲這個，可就耽誤了擺台了。那就是了，煤球兒原來是多少錢一百斤。四吊多錢罷。那麼現在你開飯罷。是。你告訴廚子，昨日晌午他做的那雞湯不好吃，明日再做湯的時候，叫他留點兒神，把油撇淨了纔好。是。盛飯來。喳。這不是我的飯碗，是少爺的。啊，這是拿錯了，把您的換來罷。不用換了。你瞧瞧這裏還短一件要緊的東西，你想一想。是是，這裏兒刀子，鋪子，匙子，七星罐子，碟子，盤子，筷子，都有了，我直想不出是還短甚麼東西呢。來求老爺提醒我罷。還短酒盃哪。啊，不錯，小的是真忘記了。這是甚麼。這是芋頭和雞肉做的湯。這樣兒是真合我們的口味。巧了，是廚子攪了木魚了罷。大概是罷。這個牛肉很好。遞給我芥末和白鹽。是。哎，瞧瞧你的袖子把這個碗撈躺下了，快拿握布來擦擦罷。是。你

幹做事總是這麼忙忙叨叨的，你瞧把這新的台布都弄壞了，這麼哦噠半片的了。啊，老爺饒恕小的罷，以後我做事一定要留神的。拿鹹茶來。今天兒沒有醃白茶，這裏拿了醬豆腐和醃黃瓜來，黃瓜裏頭已經攪了醬油了，還加點兒醋不加呢。不要醋，現在都吃完了，你都拿下去罷。老爺給把您牙籤兒。哼，把茶拿來你也吃飯去罷。

第五卷

今天兒是初九，老爺不往隆福寺逛廟去麼。哼，我已經約會了吳老爺一塊兒逛去，去打聽打聽鄭少爺在屋裏沒有。我剛纔瞧看見他出門去了，巧奇了，是沒在屋裏。那麼你拿出我的衣服來罷。是要甚麼衣服。要西國的衣裳。您是穿氈子的好，是穿布的好。今天兒天氣涼一點兒，可以拿那件原青的絨褂子，和那條藍白線兒的布褲子來罷。是，老爺看一看，坎肩兒汗褶兒是要這兩件不是。啊，這副鈕子

我很不愛。你換那副水晶的來罷。這個領子漿的得這麼軟。而且這上頭的泥也沒洗掉。又是翻過來熨的。明天洗衣服再來的時候。你告訴他說。要留點兒神洗。還得多用點兒粉子漿。噴上水。叫他好好兒的拿熨斗熨一熨。那纔能周正的。靴子是拿那雙短勒子的來罷。是。襪子這兒裏破了一點兒。叫丫頭找一塊補釘給補上。是。你先別走。在這兒服侍我穿上了衣裳。你現在要往那兒去。給老爺雇車去。不用雇車去。離這裏不遠。我可以走得去罷。坐車去到是體面些兒。那麼等我穿好了衣服。再雇去還不晚哪。是。拿鞋拔子來。把褲腳兒給往下拉一拉。拿一個手帕子和那個金表來。老爺要煙荷包不要。要。你回頭把我脫下來的東洋衣裳。快疊起來。可却拿刷子刷。是。老爺再略等一等兒。這裏有一塊繃着了。得拉一拉。都舒展開了麼。都熨貼了。那麼我在某老爺屋裏坐着去。竟等着你雇車來罷。是。

第六章

回老爺車來了。你告訴他說，先到交民巷，起那兒再上玻璃廠，我要去買點兒古玩去。是老爺若是在那裏有耽悞兒，我想莫若就雇一送兒倒好。還是雇來回的好，免得又累贅，你雇的這個車乾淨不乾淨，車箱兒是大小，騾子好不好，都好，今天雇的不是那站口子的車。那麼是跑海的車麼。也不是，是宅門兒的車。宅門兒的車，怎麼能拉買賣呢。是因為他們老爺沒差儀，怕牲口開出毛病來，所以叫趕車的套出來拉一天買賣，老爺不信，回頭瞧，不但騾子肥，車圍子車褥子都是應時對景的，而且還有傍帳兒。呵，那敢想情是很好的了，還有一層，那趕車的若是個力把兒頭，趕到了門前，走到石頭路上，可就把車竟往蹶窩裏趕，把人碰得頭暈眼花，連坐車的屁股蛋兒，都可以給撒腫了。現在這個是個好手趕車的，決不至於被他撒腫了。

這麼儼。是多少錢雇的。跟他說妥了的。是六吊錢。連飯錢也在其內。等老爺坐回的時候。若是天太晚了。再賞給他幾個酒錢也可以的。小的不用跟老爺去麼。哼。你可以跨在車沿兒上跟了我去罷。是。你先把那塊花洋氈子。拿到車裏頭去鋪好了罷。你不是有兩頂官帽兒麼。你可以給把趕車的一頂戴罷。是。老爺上車不要板凳兒麼。哼。要你拿脚把板凳那頭兒跣住了罷。啊。你快把棍子取來。小的拿來了。遞給您。您就放在氈子底下就好了。哼。你快上車罷。咳。喝罷。

第七章

來。噫。今天我有一點兒不舒服。先生來了。告訴他說我今兒不用功。因為我不舒服。也不用請他進來坐着呢。是。你把那櫈子拿過來。把烟盤兒擱在上頭。今兒早晨。我不吃點心。竟拿嘎啡來就是了。再去吩咐廚子。不必給我預備飯。就給我

熬一點兒硬米粥，要爛爛兒的，可別把米粒兒弄碎了，要不稀不稠，勻溜的纔好。是。

你給替我把被窩再往上蓋一蓋。是。老爺這陣兒好點兒麼，剛纔您叫買的那花

兒，已經買來了。插在那個汝，窰花瓶裏好不好。可以的，現在我的腦袋還是覺着

沉重。又有點兒惡心，你趕緊的拿我的名片，到我們公館，快請用吉大夫去。那位

用吉大夫是出街麼。不出街。馬這是交情的事情。而且他的醫道是最高，到這兒日

子雖不多，在這京裏却是很出名的。不錯，我也聽見中國老爺們說過，用吉大夫

醫藥靈極了。可有一層，中國人和他有交情的，常請他出去瞧病，所以在家的時

候少，就怕你這個時候去撲空。好在老爺的病也不重，若是他不在家，就請別的

大夫來瞧瞧罷。哼，那時候，你請個中國大夫來也使得。我們的大夫都是行本

地的醫道，不通外國的醫術，您請施醫院的德大夫來治，那不好麼。哼，那麼也

好。回老爺巧極了，用吉大夫望着您來了。這實在是造化了，快請進來，你可以

預備酒和點心。老爺開甚麼酒。開三寶酒罷。紅酒若有，也拿來罷。點心和菓子

瞧有甚麼就可以拿甚麼來。是，老爺，那把酒鑽是老爺收着了麼。是，在那櫃子

裏頭榻板兒上，和趕錐在一塊兒了，的拿茶來。啞。斟酒。是。拿烟捲兒來。你替

我送送這位老爺罷。是大夫走了，叫我告訴您說那麪子藥，叫分三回吃，務必要

臨睡時候吃纔好，還說要忌生冷。怎麼剛纔他沒告訴我說呀。怕大夫是纔想

起來罷。那麼趕晚上你服侍我吃就是了。是，老爺喝粥不喝呢。好了就拿來罷。

把梨也拿來。老爺大夫不是叫忌生冷了麼。哼，那麼就不要了。是。

第八章

過兩天我要上居庸關去，回頭的時候，就順便遠到西山去玩一逛，玩那一带如有好景

織的地方，然後再回來，你願意跟我去麼。怎麼不願意去呢，就是老爺赴湯投火，我也要跟了去的。你從前到那兒去過沒有。是去年跟着別位老爺去過一回盪。老爺是打算坐轎子去呀，還是吃牲口去呢。我是怎麼着，怎麼着都行，這回打算要帶太太去玩去，所有應用的各樣兒的傢伙，你先都說給我聽聽。既然太太也要去，那實在得多帶些個東西。怎麼呢，從這兒起身，一住店，有一件老爺想不到得用的東西，爲太太却是很要緊，就是太太忽然若是走動的時候，怕是沒有個方便地方。那個怎麼着的好呢。我們這兒的婦女們走路，都是自己帶着馬桶，所以這盪也得帶着那樣兒東西，若不然就帶上一塊很寬很長的布，再拿上四根竹杆子，趕到店裏往下之後，可以在院子裏搭起一個帳房來，當茅廁也使得。啊，敢情還有這麼件不方便的事情哪。我還告訴老爺說，別莫說是鋪蓋傢伙得帶上，就連太太喫的東

西也得多帶些個的去，倘或老爺要往湯山洗澡去，那就得多耽誤幾天工夫了。在那兒住着用的東西，自然是更得多了。那麼明兒個你先雇停當了一頂轎子，和一匹騾子，回頭你再細細兒想一想，得帶甚麼吃的，你就都預備出來，裝在一個簍子裏爲的是帶着方便。是這帶東西那層，老爺倒不必操心，有小的了，該帶去的東西和吃食，趕都歸着好了，小的單雇一輛車，都裝在車裏頭，小的又照着東西，又坐了車，那就都很妥當了。

第九章

咱好容易我今兒天纔租安一所兒房子，本來是一個小廟，那個屋子可很乾淨，錢也不大。是在甚麼地方，有幾間屋子。在齊化門外頭，日壇西邊兒，我可不知道那個地方的地名兒叫甚麼，那房子是三間正房，有四間廂房，還有兩間倒座兒，東邊嘎

拉兒裏有廚房，和你們住的屋子茅房，是我搬了去之後，我必得找個地方蓋一間。

那麼老爺打算多早搬呢。我打算今天就趕緊的挪過去，爲得是到那裏兒把房

錢的時候，解從月頭兒起好算。那麼小的今天趕緊的把東西先歸着歸着罷。哼，

您先把這零碎東西挪到院子裏，把地毯拿茶葉掃一回，捲起來，拿繩子網好，後來那

書櫃子，和櫃子，還有其餘的那些個粗重的東西，你揀那皮刺的，都裝在那個劉二

雇來的大車上罷。是老爺外頭的那些個小物件，是我想要裝在一個大傢伙

裏，叫挑夫挑了去倒妥當。很好，可是那些個磁器，却要好好兒的拿紙包上，那床

若是不好搭，可以卸下來，等拿過去到那裏兒再安上，然後再把帳子照舊擡起上。老

爺從先掛那些對聯和匾幅的那個釘子，是都得拔下來麼。哼，嘿，嘿，你留神，看牆

上的土掉下來，你怎麼不拿鉗子拔呢，倒拿鎚子打呢。是。噯，你和挑夫說，小心

出大門的時候，磨傷莫碰了棹子。是，那麼我也跟着東西一塊兒去，先把東西照舊擺好了罷。那先不必等那兒掃過了之後，鋪上地毯，那棹子椅子就先暫且散擱着，等我過去再調度安置，若你一個人兒弄不了，找個夥伴兒幫着也使得，務必儘這一天挪過去纔好哪。是。

第十章

今天天氣好也沒風，把衣裳得曬曬。是，老爺連那被窩一塊兒都晒麼。哼，你先拿根繩子，起這根柱子拴在那棵樹上去，起等拴好了，把衣裳搭在繩子上晒一晒。是，那麼那皮箱和箱子都要拿出院子裏去罷。哼，給你鑰匙，你自己去開罷，那衣架上掛着的那些個皮襖皮褂子斗篷，是得在背陰兒地方晾晾。是，老爺我已經把衣裳都抖擻好了，晒倒了，請您去看看。哼，那麼我去瞧瞧罷，這是怎麼了，我不

是說過那皮衣裳是要得，怎麼你和別的衣裳都掛在一塊了。難道你不知道，東西一晒毛稍兒就焦了麼。噫，那麼着小的找根棍兒穿上掛在那釘子上罷。那就是對了，回頭你還得要好好兒的抖晾抖晾。是。那些個衣服也得分出夾的和棉的來。這是棉衣裳。你從這一頭兒搭起，一直的搭到那一頭兒去。是，我想到了。晌午都翻一翻，把那晒過的也倒一倒，把那背陰兒的都叫向陽兒，把向陽兒的，那都很好，你現在都把他弄完了。把那箱子磕打磕打罷。是，老爺想晒到甚麼時候就得收起來呢。等太陽壓山兒的時候，不差幾多，就都要收起來了。可是你還得把那根繩子拴在屋裏來，叫他們透透風，是要緊的，不然，那羊毛織的東西，若是把暑氣藏在裏頭，往箱子裏頭一攔，實色就掉了，那可就好糟了。是那麼着的，綢子緞子的呢。那也是一樣，所以今天晚上就這麼先擱着罷，等到明天早晨再照

舊的攔在箱子裏，用一層一層兒的都墊上紙，下加上潮膠，拿包袱蓋上，四周圍都掖嚴了，再蓋上蓋兒，不然，潮腦就走了。是。來把那繩子還照着舊的繞起來，掛在那堆房裏樑上去。是，老爺，我忽然想不起來，那東洋衣服的疊法了。啊，你真是個廢物，我那麼用心的教給你，怎麼又忘記了，太沒記性了，你看是這麼疊，你先把左底邊疊上，再把右底邊拆在上頭，然後再把衣裳一攔把領子合上，摩抄平了，兩袖子往兩邊兒外頭一拆，然後再一合就得了。承老爺的指教。

第十一章

來。
唯明兒個天，我要請客，你出城定地方去。定地方。您打算看請多少位客。我想請十位客罷。這麼說，飯莊子比飯館子好。這兩處有甚麼分別呢。飯莊子是成棹的，飯館子是成棹的也有，零要也可以，若是請的客多，倒是飯莊子好。成棹的是甚麼。成

棹的是八大碗，四冷葷，另外愛添甚麼小吃兒，那是隨便再要。那麼零要呢？那是人喜歡吃甚麼東西，隨便叫現做。

那麼還是成棹的爽快，可是定的茶要清淡的，不要油膩的。老爺想是那幾樣兒，茶合衆位的口味呢。那些麼菜名兒，我可叫

不出來，你總要挑那不油膩的斟酌着定就得了。總要一百吊錢一棹的纔好，酒是

要黃酒，不要燒酒。打算聽戲不聽戲呢。聽說中國人請客，總是要聽戲的多，我

也要照那麼辦。官座現在立刻定還怕沒有，若是沒有的時候，定棹子行不行。

那也使得。定官座兒，可總找那不吃柱子的地方纔好。是那麼上場下場都

不論罷。總是下場好，上場那個鑼討厭，還有我這兩天聽戲，瞧見對面那官座兒

裏有一個人吃東西，那也可以麼。怎麼不可以呢，那總是有相公陪客坐着的時

候吃東西的多。甚麼叫相公。您沒瞧見常在戲台傍邊兒站着的小戲子，長得那

麼很標緻的麼。啊，我想起來了，不錯，有這麼項人，那是幹甚麼的。他們也唱戲也陪酒，若是老爺要看，明天到飯館子裏，可以發一個條子，叫他們一兩個來陪酒，那也很助酒興了。這也倒有趣。老爺若是喜歡聽武戲，就聽梆子，喜歡文戲，就聽二黃。還是聽二黃好。那麼聽三慶啊，是聽四喜呢。聽四喜罷。那麼我這就去罷。啊，還有那跑堂兒的酒錢和戲價，明天兒個就起，由你手裏給他們就是了。是。

第十二章

那十塊錢換來了麼。是，都換來了。換了多少錢。換了一百一十四吊四百錢。合多少錢一塊。合十一吊四百四一錢。怎麼比昨日兒個的倒換多了。是，今日兒個銀盤兒長了。怎麼又長了呢。是因爲行市下來的大的。這是誰定的行市呢。老爺您不知道。這前門外頭珠寶市，有一個銀市，見天一清早，所以京裏錢鋪的，都到市上

買銀子賣銀子去。若是這天市上的銀子多，行市就落。若是銀子少，行市就長。等他們買賣定規了，合多少錢一兩，這錢數兒就算今天的行市。那麼一塊洋錢合多少銀子呢。通行都是照七錢銀子一塊合說的。可是那貿易的洋錢和鷹洋是一個樣。那一圓的少換一點兒，在平常用的時候，可也沒甚麼分別。那麼給把這票子這都是和豐本出的。這票子上的錢數兒，怎麼這麼宗寫法呢。我簡直的不認得。是，這是五拾吊一整張，這是十吊一張的，這是零的，五吊的，四吊三吊的，兩吊的，這是那四百四十錢的零頭。是了，我各人點點這票子。您點了對不錯。不錯，都對了。可是這個五十吊一張的不好使用，你拿去發取五吊錢的現錢，下剩的拆了零的來。是，還要他本舖子的麼。若是他本舖子沒零的，磨別處的也可以。總要那字號靠得住的要緊。那是自然的，都磨四恒家的，可就妥當了。那麼你就

辦去罷。

第十三章

你到那裏去了。剛纔有小的的一個本家的哥哥，從鄉下來找小的，說是小的的母親病得很重，他把小的叫搭出去，說了會兒子話，所以就悞了這麼半天，沒得來稟知老爺。

你這都不像話，無論出去多少工夫兒，你都應告訴我曉得。是小的後來再不

敢這麼大意了，還有一件事，小的要告幾天假，回家兼看我母親的病去。真是你母

親病了麼。不是告誑假呀。小的天大的胆不敢咒我母親有病。既是真的，你打

算告幾天的假呢。若是我母親病不得事，小的三兩天就回來。萬一小的的母

親有個好歹，那就怕是要多耽悞幾天呢。你走了有替工沒有呢。小的有個朋

友，他在法國府裏當過跟班的，小的可以把他找來替幾天。那個人怎麼樣。他

沒別的不好，就是吃幾口烟。哼，我不要吃烟的，這麼辦罷，你不用找替工了，可以叫吳老爺的跟班的代管幾天罷。那更好了。你打算多早走呢。若是老爺肯放小的去，我就今晚兒上趕出城去。你既打算今兒天兒趕出城去，現在天不早了，你就別揆着了，快歸歸檢着東西罷。還有一件事，求老爺把下月的工錢支給小的。我就真揆着了，快歸歸檢着東西罷。還有一件事，求老爺把下月的工錢支給小的。我就沒那麼些個錢，不能都支給你，先給把你三塊，另外我賞給你一塊錢。謝老爺的恩典。那麼你現在把吳老爺的跟班的找過來，把這屋裏事都交代明白他，再把昨兒天兒破的那個燈罩子找出來，交給他，叫他明天照樣兒配一個來。是。

第十四章

明天有一位客人要來，你帶着苦力把上房裏收拾出來。是那三間有一間棚都破了，棚架子也掉下來了，牆上的紙因為有潮，都搭拉下來了。哼，不錯不錯。那麼

得可叫裱糊匠來糊糊罷。是老爺您收着銀花紙了不是。有好幾刀了。底半截兒
牆得可糊外國紙。糊上四面兒都拿藍條紙鑲上。哦。還得買十幾根秫秸架子哪。
那麼一天可以報結。現在天長一天總可以完罷。那搭交手。還得借我們
給他預備紗槁麼。那是他們各人帶來。還有甚要買的。就是還要買攪鏡子的
灰麵和竹籤子。還有藤繩兒。這三樣兒東西。現在你先把外頭屋裏那兩間好好
的掃掃。棚上若有蜘蛛網。却要掃乾淨了。把牆上的土都弄拉下來。把榻扇都揮淨
了。把窗子上的玻璃也擦一擦。然後拿墩布蘸上水。掙乾了。把地板都擦了。可小心
的。別拿墩布賸了牆。你就辦去罷。是。來。啞。現在來了信了。不行了。客人一回頭
就到了。那麼棚還沒糊了。可怎麼好呢。這麼的罷。你就趕緊的先收拾出來就
讓客人先將就着住罷。是。你聽大門頭車站住了。光景是客人來了。回老爺

知道却不是客人來了麼。我先迎出去，你就叫小工快打掃屋子，你出去搬行李去。行李搬進來了，請客人點點件數對不對。客人說都不對。這有趕車的話還攛他兩塊錢的車錢哪。把這兩塊錢給他拿出去罷，你去瞧瞧。若是屋子收拾出來了，你把這行李搬到那房裏去安置好了，再來泡茶，打洗臉水。

第十五章

怎麼了，燈罩兒又炸了。却不是麼，又壞了一個。我常告訴你說，剛點上的時候，燈心苗兒要小，等慢慢兒再往大裏捻，你老聽不清楚，太沒記心了罷。去年就幹過這麼一回，老總改不了，總是你沒把我的話擱在心上，這是怎麼個理呢。也是小的一時沒留神的緣故。你不止一時沒留神了，永遠沒小心過，就拿去年冬天說罷，爐子向來沒乾淨過，等今年撒了火了，爐子裏頭的剩煤也不弄出來，爐子也不刷

上黑色，就扔在那堆房裏了，等後來日子多了，全上了鏽了，還有那個煤，就在院子裏那麼堆着，不定那一天就許着了。那是我不知道。莫非你是瞎子麼？那是小苦力的事情，不是我應管的。你別滿嘴裏胡說，你不會叫小工收起來麼？我告訴過好幾回了，他老不聽。你別混遮掩，你向來是嘴硬。我怎麼嘴硬了呢？那麼我問你，我昨天回來你往那兒去了？我是那兒沒去呀。那麼我這屋裏瓢朝天，碗朝地的引了好些個蒼蠅，你也不管，那是怎麼了呢？是因為我有個朋友來了，就快了一會兒的工夫，沒能收拾。我不管那些個，起今兒往後，我出去的時候，你總要把屋子收拾乾淨了，把衣服該疊好了，小爐子裏燒上炭，那灰培上，看有甚麼用得東西，該倒的該扔的就都倒了，那纔是有眼裏見兒，哪，竟等着挨說纔幹。那還算人麼？還有你常愛喫東西，也不是事，近日起日來又添了一樣兒毛病，你有朋友

來我的各樣兒的東西拿出去用。這還像甚麼。我多咱拿你的東西呢。你別不認帳。昨天兒個你拿我的茶葉，我悄悄的進來看見了。我沒拿。你說你沒拿，我現在到你房裏去搜一搜去。您竟管去搜。你瞧瞧這是甚麼，你還狡硬麼。那是我各人買的。這兒裏有真贓實犯，你還不肯認帳。你滾出去罷，我不要你了。老爺莫別生氣，是小的拿老爺的東西了，求您寬恕罷。你既認了，我還要你就是了，後來再若有這些兒毛病，一定立刻就走出去。是給老爺請安，謝老爺恩典。

第十六章

回老爺知道，馬籠頭壞了。是那個地方壞了。是嚼子那兒壞了。那麼你拿到鞍鞞舖裏去收拾收拾。是。還有近日起來所有鞍子、馬鐙、帶肚這些傢伙都脆贖的了不得。怎麼你也不收拾啊。沒有的話，那一天都收拾。那麼那上頭的鐵活，怎麼會

上了銹呢。那是沒有磚瓦子擦的緣故。我這幾天騎馬出去，馬的腳底下彷彿是發軟，總愛打前失，那是怎麼個緣故。不錯，我也覺得是有那麼點兒毛病。我想光景是馬掌掉了，或是釘錯了也未可定。那麼我今兒個拉到獸醫棧子上去，再從新釘一回罷。也好，還有一件，馬怎麼老不上廕呢。怎麼不上廕，老爺瞧不出來就是了。我很瞧得出來，我曉得你是夜裏不餵的緣故，若是馬再不長肉，我可就不叫你包餵了。老爺，別這麼說，所有麩子、黑豆、紅高粱、棒子草，沒不餵足了他的。我今兒早起，瞧見馬棚外頭地下汪着好些個水，那是甚麼水。那不是我弄的水，那是管洗澡房的他弄的。那麼你把他叫來。是，我就找他去罷。老爺現在要洗澡麼。我先問你一件事，你怎麼把澡盆裏的賸水，都倒在馬棚外頭了呢。不是倒的，是因爲溝眼堵住了水漾出來了。那麼你得把那溝眼開通纔好哪。是。

我回頭就去通去，可是今日兒不是您洗澡日的子麼。你燒得了洗澡水了麼。是，都倒在洗澡盆裏預備好了。那麼，你拿着手巾和胰子跟我去罷，你先前頭走一步，等我解過完了手兒就去。是，你可要把澡房的地板，都刷乾淨了，別弄得那麼溜滑的。是，老爺水滾不滾。熱了一滾，那兒再對一點兒涼水，你給我搓搓背。是，油泥多罷。不算很多。那麼你給和我擦乾淨了罷。是。

第十七章

我現在要往上海去，你把東西都歸齊起來。老爺打算多早晚兒起動身呢。一兩天就要動身。那麼這粗重的傢伙也都帶了去麼。不哪，我打算託朋友都把他拍賣了，等我今天晚上連夜把拍賣的，和留着的分出來，再打點罷。我先把這箱子騰空了，把零碎兒都插在裏頭好不好。好是好，趕等插在裏頭之後，可要拿東西或

是棉花棹磁實了，別叫他在裏頭搖擺動纔行哪。那是自然的，還有那些衣服怎麼搬呢。那等着歸在那皮箱兒裏軟片一塊兒打包。那就是了。那書櫃子上的書，和字帖條幅都拿紙包裏上就行了。那匾額竟把字撒出來，那架子不好帶，可怎麼搬呢。那就先擱着罷。老爺箱子都裝好了，那麼把蓋兒蓋上，可以就先鎖起來罷。可以可以，你把那張紅紙遞給我寫個籤子，貼在箱子上。那皮箱還要上鎖，拿馬連包包上，然後拿繩子綑上，可就省得車上磨了。不錯，那繩子扣兒務必緊，別緊了，看上車之後，晃蕩開，你快打發小工去買兩張油紙來包那綑子。嗟，那軟帘子，擱下來，捲上不好麼。也好，還有那布傘，也套上罷，再把這些文具都裝在白拜匣裏。現在把您的鋪蓋也都捲起來罷。把夾被棉被都疊起來，裝在褥套裏，那褥子，明兒是個還要鋪在車上哪。是，明兒個把那個馬連包的箱子，放在後車尾兒上。

您想怎麼樣。可得罷。那器要拿紙蘸上水糊上。再裝纔妥當。這個法子更妙了。回老爺知道。某老爺打發人和您送了送行的李物來了。拿進來。給他拿出個片子去。叫他回去道謝就是了。

第十八章

你做甚麼來着。我在花園子澆花兒來着。那花兒開的怎麼樣。現在正是盛的時候。開的好看極了。怎麼你這手上這麼些的呢。我是在花園子弄土來着。你回頭吃完了飯。我要打發你送禮去。是給那宅裏送禮去。是給後門徐老爺送禮去。那麼小的這個工夫兒。先剃頭去罷。哎。你別竟先剃頭。還得打辮子哪。剃頭和辮子那是一回事。你還得換上淨點兒的衣裳。平常在家裏做粗事。那原不講究。到別人家裏去。總得要撒個纔是樣子哪。靴子帽子小的可沒有。你可以

和夥伴兒們借一頂帽子，一雙靴子，就得了麼，你就快去收拾罷，別磨殘子了。老爺

小的收拾完了，有甚麼話請老爺吩咐罷，還有那禮物，您都辦正出來了麼。你看

這是四匣子東西，這是我的職名。片子。那麼小的可雇一輛車去罷。不行，這裏頭有

嬌嫩東西，怕車撒若不然，就叫苦力挑着跟了你去罷。嗟，那也好。若你到那兒就

說是我們老爺近日打外頭回來，帶來的土物，奉送這兒的老爺用，務必把職名給

留下，然後你就回來。是，那麼小的將就去罷。啊，還有，你到花園裏去摘朵花兒，拿

着順便到吳家宅給那老爺送去了。老爺小的回來了。徐老爺在了一家麼。是在家

裏了。把小的叫進去了，說是老爺從外頭許大遠的帶了點兒東西來，留着自己用就結

了，又何必費心。姑且記着我呢，實在我心裏不安得很，這麼的就給了我一個回片子。

給老爺道謝。是了，你手裏拿着的那紅封兒是甚麼。可是小的還要稟老爺

和老爺道謝。是了，你手裏拿着的那紅封兒是甚麼。可是小的還要稟老爺

哪，這是那兒的老爺把給小的一個賞封兒，小的原不敢接，徐老爺說，你只管拿着，若是不接，我就有了發氣了，小的這纔勉強接過來了。好好，你歇歇兒去罷。

第十九章

你洗完了臉了麼。洗完了。我要叫你去買東西去。買甚麼東西去。我要買口磨大

蝦米和掛麩。是買四牌樓的麼。別買四牌樓的，那個鋪子的東西連一個好的

也沒有。那麼我出城買去罷。你出城要買前門大街，路東那個海味店的纔好哪。

不錯，那兒的東西可好，就是貴一點兒。貴一點兒也有限的。你是要買幾多少

呢。我要買一斤口磨，斤半大蝦米，十仔兒掛麩，却是那口磨幾多錢一斤。有六

吊四的，有四吊八的。賤便宜的東西總差罷。那是自然的。那麼買那貴的罷，分

兩，却叫他們稱足了。他們不敢少分兩的。那些買賣人的脾氣，都愛說虛頭，你也別

竟聽他們要，總要還個價兒。老爺不知道他們那大字號，都是言無二價，不敢說
假的。那就是了，另外你從城外頭再給帶些個鮮菓子來。老爺打算要買甚麼
鮮果子呢。杏兒和李子還有沒有呢。那兩樣的果子，現在都沒有了。那麼就買
梨桃平果莎果檳子脆棗兒葡萄，這幾樣兒罷。一樣兒買幾多呢。買一斤葡萄，
一斤棗子，下剩那些個樣果子，每樣兒買十個就得了。是。你帶這四十吊錢的票
子去，除了買這些的東西剩下的錢，想着再買冰糖和藕粉來。是。那麼小的現在
就去麼。等一等，這兒裏還有十吊一張的退票，你給和珠市口兒那個萬順皮貨舖裏
帶了去，告訴他們，這是一張假票子，叫他們立刻給換上，掉換交給你帶回來。老爺怎
麼知道是他們的退票呢。我收着他們了，並且這是前幾天到他們那裏買東西
去了，他們找給我的。老爺從那麼沒別的事了麼。還有事，你回頭的時候，順便

到那個熟裁縫舖裏問一問，我定做的那件衣服，得了沒有？若是有了，你就那包袱包上帶回來喇。

第二十章

張福。唯。你來，我有話和你說。是，老爺有甚麼話吩咐。在有一位老爺，陸到廣

東作領事官去，要找一個跟班的，我打算把你薦給與他，你願意去不願意去。蒙老

爺的臺愛，小的願意去，可不知道得去幾年。那位老爺大概得在廣東三年，他願

意你跟他去，在那裏三年，你的意思怎麼樣。那到可以的。可有一層，若是將來

滿了三年，那位老爺陸到別處去，他可給把你船價，把你打發回來，若是不到三年，他

不要你了，也是他給把你船價，叫你回來，倘或沒滿三年，你自己不幹了，那可就自

備盤費，他是一概不管。是，小的都明白了。還有工錢那層，那位老爺說，每月給

你十塊錢的工錢，四季的衣服，都是他管，你想怎麼樣。十塊錢的工錢，小的也倒願意，就有兩層。求老爺給說一說。是那兩層呢。一層是先求那位老爺支個小的十塊錢安家，還有一層，每月小的工錢得從京裏兌給小的家裏五六塊錢，就省得小的從外頭往京裏帶錢囉瑣了。那我和你說一說也倒可以行，可是先支給你這十塊安家的錢，你想是每月是怎麼個扣法呢。那是隨那位老爺的便，每月扣一塊兩塊，都可以。那就是了。若是那位老爺都答應這兩層了，小的願意每月從老爺手裏兌給小的家裏錢纔妥當哪。那都好說的，趕定規之後，我可以寫個取錢的執照，把你每月初一，你們家裏可以打發人拿那個執照，到我這裏來取就是了。費老爺的心，還有小的走之後，老爺不得另找個跟班的麼，小的有個親戚，可以來伺候老爺好不好。你這親戚幾大了。他今年十八歲。當過跟

班的麼。是他原先在俄國當過跟班的。那件事等一會兒再說罷。因為現在有一位老爺替我薦了一個人，一兩天可以來試一試，若是不行，再叫你那個親戚來罷。是小的竟聽老爺的信兒就是了。你這兩天，先把我的東西都歸着齊全了，好交代給與新手兒，把外頭手尾的事情，也都要算清了。是，若是定妥了，小的可以多嚼上工呢。脚下離月頭兒還有八天，那總是下月初一上工罷。那就是了。

官話指南第四卷

官話問答第一章

這是我們新任的欽差大人，特來拜會王爺中堂大人們來的。啊，久仰久仰。今日幸得相會，實在是有緣哪。我們大人問王爺中堂大人們好。啊，托福，托福。請欽差大人上座。我們大人說不敢那麼坐，還是請王爺上坐罷。那如何使，大人是

今日初到做署，該當上坐的。我們大人說，既是那麼着就從命了。理當理當。大人是幾時到京的。我們大人是貴國本月十六到的。我們久已就聽說這位大人處事公平，尤重和好，如今既來駐劄做國，遇事必能持平和衷商辦，於兩國商民均有利益，何幸如之。我們大人說，承王爺中堂大人們過獎，實在是自愧才短，謬膺重任，諸事還要求王爺中堂大人們指教。大人實在是太謙了，我們遇事還要請教大人哪。我們大人說不敢當。請問這位大人今年高壽了。我們大人今年六十一歲了。大人年逾六旬了，精神還是如此的強健，實在是養法好來。噫，擺點心菓子快盪酒來。我們大人說，今日是初次到貴衙門來，那兒有就叨擾的理呢。大人這話說遠了，我們今日和大人雖是初會，如同故交一樣，況且這不過預備一點兒粗點心，爲得的是彼此可以多長談，請大人賞臉，不必推辭。我們大人說，

叫王爺中堂大人們如此費心，實在是於心不安。那裏的話呢，這實在不成敬意。請大人別見怪。豈敢豈敢，我們大人說太盛設了。這有甚麼實在的，不成路局的很了。我先敬大人一杯。我們大人說那實在不敢當。大人請坐罷。我們大人還要回敬王爺一杯。那我可真當不起。那麼我替我們大人回敬王爺中堂大人們一杯罷。閣下是客，我們如何敢當，還是我們自己斟罷。那麼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隨便隨便，請大人嚐一嚐這個點心。我們大人說，請王爺中堂大人們別周旋了，還是自取倒好。若是大人肯依老實，我們就不動手了。我們大人說，決不會作_粧禮_假的。那更好極了。請大人再用一點兒點心。我們大人實在是設了。那麼請大人過那邊兒屋裏坐罷。我們大人請問王爺中堂大人們，那國書可以幾時呈遞。那層是等我們這一兩天之內奏明皇上，請旨定於何日，然後

再照會大人就是了。那麼竟候王爺的信就是了。就是。我們大人現在要告辭回去。何妨再多談一會兒呢。我們大人是還有些緊要公事，得趕緊回去料理，不能再此久坐了，還給和王爺中堂大人們道費心。些須微意，何足掛齒，實在是簡慢得很。那兒裏的話呢。等改天我們再到貴公館去謝步。不敢當，不敢當，王爺中堂大人們留步罷。請了請了。再會再會。

第二章

大人這一向好。托王爺的福，王爺近來倒好。托福托福。列位中堂大人們，這一向也都好。承問承問，大人那一天回來好啊。噫，承諸位掛心。今日我們到這兒來，一來是給大人賀喜，二來是謝步。不敢當，王爺和列位中堂大人們，實在是多禮了。大人恕我們來遲。豈敢，這位大人怎麼稱呼，我們還沒會過面了。啊，是我們倒

忘了了，你們二位大人見一見，這是新任的欽差某大人，這是我們劉大人。久仰，彼此彼此。日前蒙大人光顧，我正告着假了，故此失迎，求大人原諒。豈敢豈敢，大人賢處是甚麼地方。做處是江蘇。大人現在是那衙門行走。我現在是吏部侍郎，兼管總理衙門事務。是大人科貴分。我是己卯科舉人，癸未科進士。大人都是榮任過外省甚麼地方。我沒作做過外任，自從癸未僥倖之後，就在翰林院供職，後來放過一次學差，又派過一次試差。都是放過那省的學差。放過一次四川的學差，後來試差派的是陝西。大人今年貴庚。今年虛度四十七歲。大人年紀未及五旬，已經榮膺顯秩，這足見是大人人才高了。過獎過獎，我這不過是僥倖，實在是自愧無才，濫竽充數是了。大人太謙了，今兒個我預備一點兒菓酒，請王爺中堂大人們在此多談一會兒。承閣下費心，我們理當叨擾的，無

奈今日是有奉旨特派的事件，必須趕緊回去辦理，我們心領就是了。既是如此，我也不敢強留了。那麼，我們改天再來領教，就此告辭。勞王爺中堂大人們的駕。那兒的話呢，大人留步罷。候乘候乘。磕頭磕頭。

第三章

請大人見一見，這一位是我們新任的欽差大人，今日特來拜望大人來了。啊，久仰

久仰。我們大人問大人好。哦，大人好。我們大人說托大人的福。貴國大皇帝

一向聖體康泰。是，我們大人說敝國大皇帝一向倒很康泰，請問貴國大皇帝一向聖駕安康。是，敝國大皇帝一向倒很安康，請大人上坐。我們大人讓大人上坐。

豈敢，大人到此理當上坐的。我們大人說實在是膽大了。請坐請坐，請問大人是幾時由貴國動身的。我們大人是敝國上月初十動的身。一路倒都很平安。

是我們大人說，托大人的福庇，沿途都很平安。大人到上海住了幾日。我們大人在上海住了不過兩天，就往這裏來了。沿路上走着往這裏來也很遠哪，却不知道有甚麼新聞沒有，我們要請教的。我們大人說沿路上的古蹟倒不少，但是關係現在國政的事情，倒沒甚麼新聞。是，那麼大人上京，定規是那一天。我們大人打算後日就要北上。大人行期何必如此緊急，是因為欽現將滿，不敢久延。是由水路走，還是由旱路走呢。我們大人是因為行李太多，打算由水路走。船隻都雇妥了麼。今日已經打發人雇去了，大約明日可就雇齊了。告訴大人說，我可以派兩個武弁，帶領二十名兵丁護送大人到通州。我們大人說，大人如此費心，實在是感謝不盡了。豈敢，大人到此，我這是該當効勞的。我們大人說實在領情。那麼我今晚就發文書咨報總理衙門，就提欽差大人是後日由

水路北上就是了。那好極了，我們大人今晚也有文書到京裏做國公館去。那更妥當了。我們大人現在要告辭回去。請大人再畧坐坐兒多盤桓一會兒。我們大人還有點兒公事，得趕緊回去辦理。那麼勞大人的駕，我明日再同拜大人去就是了。我們大人說，不敢勞動大人的駕。該當的。大人留步罷。候乘候乘。磕頭。

第四章

我今日來，一來是回拜大人，二來是和給大人謝步。豈敢。大人實在是多禮。那兒的話呢，是該當的。大人榮行準在明日麼。是明日準起身的。船隻想都齊備了。是俱已齊備了。那麼明早是在何時啓節呢。大約就在巳初罷。那麼明早晨正過來送行就是了。那實在不敢勞動了。今日借我們一見，就都有可以了。等後來我再

來之時，或是大人上京，借我們可以再多盤桓幾日。既是如此，我就遵命不過來了。

豈敢，大人約摸可以幾時到京去呢。大概今年冬子月底，可以到京去，彼時必

當到貴館拜會的。倘或大人上京之時，請您先期賞我個信，我便當掃榻以待。

豈敢，要去之先，必然要預先奉告的。還有一件事託咐大人。大人有甚麼事

只管吩咐。豈敢，我們這個領事官人甚年輕，況且又是初次當差，尙欠歷練，有

不到之處，求大人擔待些。個兒纔好，並且還要求大人諸事指教，俾伊有所遵循，則

我感同身受矣。大人太謙了，這位領事官人雖年輕，才情敏捷，數月以來，我風聞

所辦的交涉事件，均甚妥善，我心中實在佩服得很，不過是在敝國年分尙淺，於

敝國制度風土人情，恐還不能周知，倘有不甚明白的事情，問及於我，我必要詳

細告知的，以副雅囑。大人實在是過加獎譽了，他不過是學習當差而已。我現

在還有公事在身，就要告辭了。那麼我們，就等在京裏相會了。是等大人到京之後，還要求賞給一信，以慰遠念。是到京之後，必有信奉致大人。那麼明早我就派武弁，帶領兵丁，到此聽候大人差使，就是了。豈敢實在承大人的盛情了。該當的，大人請留步罷。請了。再會再會。

第五章

中堂大人們都好。承問承問，閣下這一向好。托列位大人的福，這一向到很好。閣下請坐。中堂大人們請坐。這一向公事忙不忙。這一向到不甚忙。閣下今日到此有何公事見諭。今日我是奉我們欽差大人的委派，到貴衙門來有件面談的公事。哦，請說一說是件甚麼事呢。因爲上月有敝國一個繙譯官，領有護照，到某處游歷去，趕他到了那個地方，就住在一個店裏頭了，誰知那裏的百姓，少見多

怪，每月三五成羣，在店門口兒擁擠觀看，其中還有口出不遜者，並且敝國繙譯官風聞那些的個百姓有意滋事，因為那個店離汎官衙門不遠，於是他就到汎官衙門去，意在面見汎官，請他設法彈壓，免生事端，誰知那個汎官竟自托病不見，敝國繙譯官無法，就又到知縣衙門去拜會，趕他到了知縣衙門，把名片投進去了，等候許久，門丁出來說知縣陪客說話，不能接見，這麼着，的敝國繙譯官就回店裏來了，次日清早他又到縣衙門去請見，有一個姓王的書辦出來，把他讓到科房裏去了，王書辦問他的來意，他就將百姓有意生事，打算請知縣設法保護的話說了一遍，王書辦說，因為知縣現有公事在身，不能接見，敝國繙譯官就說，既是知縣公事煩冗，我也不便請見，不過求閣下將此事回明知縣，就提我請他趕緊彈壓，免生意外之舉，是要緊的，王書辦滿口應允，然後敝國繙譯官就告辭回店裏去。

誰知他在店裏，又等了兩日，並沒音信，百姓越聚越多，信口胡言，勢必要鬧出事來。他看情形不妥，就一面發稟帖稟報我們欽差大人，一面他就起身到府裏去，打算面求知府轉飭知縣妥爲保護，可不知道却不曉得到府裏去辦理如何，但是我們欽差大人接到他的稟帖十分詫異，因想各國人民到處歷既領游有護照，地方官就應當照章保護纔是，此事不但載在條約，而且屢次奉旨，飭令各省督撫各地方官恪遵條約，保護洋人，何以各省督撫倒能遵手條約，而地方州縣，仍是以保護之責視爲無足輕重之事，令人實不可解，如今我們欽差大人就求王爺中堂大人們，再咨請各省督撫大人轉飭所屬，後來若是有外國人帶着護照到處游歷，地方官總應當加意保護，以符條約，是要緊的。是了，閣下回去，可以告訴欽差大人說，這件事我們明日就行文到那兒去，請該省的巡撫要查問那個知縣。

和那個汎官，究竟他們是爲甚麼不肯接見，及不設法彈壓的原故。若是查出他有辦理不善之處，必須將他們開參的，並且我們還可以再行咨請各省督撫，嚴飭各州縣，日後若有洋人到各地方去游歷去。總要按照條約加意保護。倘或有不肯盡力保護的，一定要指明奏參的。是中堂大人們如此費心，做國的官民，實在感激不盡了。那兒的話呢，這是我們該當盡力的。那麼我回去，就遵照中堂大人們話，回明我們大人就是了。閣下回去替我們問欽差大人好。是回去都管說。請了請了。再見再見。

第六章

今日我是奉了我們大人委派，到貴衙門來，和王爺中堂大人們說知一件公事。啊，是甚麼公事呢。因爲是上月有做國的一隻火輪商船，船名風順，由上海往天津來。

行至葛沽的上邊兒，撞壞了貴國停泊的一隻商船。趕到風順輪船到天津之後，船主業將此事稟報做國領事官了，並且稟明了那隻中國商船停泊的地方，有礙輪船往來之路，說是既然那隻商船不按河泊章程停泊，此次被輪船碰壞，便不應認賠的。後來做國領事官接到貴國道台的照會，說是據中國船戶周立成稟報該商船正在葛沽水面上行走之間，做國風順輪船由後面來，將該商船撞壞，船艙已經撞拆了，船幫也撞壞了。彼時做國領事官照復道台，就提風順船主已經稟明了，說是中國那隻商船是在河裏灣着了，因他停泊處所，有礙輪船往來之路，以致被碰，按照河泊章程，是不應賠的。但見現在兩國應當先彼此派員會同到碰船之處，查看一回，然後再議，應賠不應賠的事。這麼的道台就派了一位委員會同做國繙譯官，到撞船的地方查看了一回。那個船戶周立成原稟的是。

把他的船舵碰拆了，把船幫也撞壞了，趕他們一看，不過將船舵撞折了，並沒撞壞船幫。這一節就先與原報不符。又據船戶周立成說，那天他的船實在是正走之間，被輪船碰的，然而據敵國的船主說，那天周立成的船，並沒在河內行走，實在是河裏停泊，阻礙輪船之路，以致被碰的。道台總以敵國船主之話不足信，以中國船戶之言爲足憑。敵國領事官和道台辯論說，若是以中國船戶之話爲可信，那麼那個船戶原稟的是輪船將他的船舵撞拆了，將船幫也碰壞了，及至一查，不過將船舵撞拆了，並未撞壞船幫，只舉此一端，可見那個船戶的話不足爲憑了。道台雖然無話可答，到底還是堅請敵國領事官飭令輪船船主賠償修費。敵國領事官據輪船船主供說，那個中國船戶，既然不按照河泊章程停泊，致被碰壞，照例是不能賠償的。敵國領事官若強令該船主賠償修費，實不足以服其

心無奈道：台總不以做國領事官之言爲然。彼此辯論不休。做國領事官實無法可辦。所以詳報我們欽差大人，請示辦法。我們大人派我來請問王爺中堂大人們此案應如何辦理，方免彼此爭論。雖然今日王爺不在坐，依我們之見，這案兩造各執一詞，都不可憑信。總應由貴國欽差大人，札飭領事官，由我們札飭道台，叫他們飭令兩造各尋見証，然後彼此會訊，自然就有個水落石出了。閣下回去將此節回明欽差大人，如以爲可，就請賜一信來，我們就給和道台行文去就是了。是，那麼我回去將中堂大人們所論的辦法，回明我們大人斟酌可否，再寫信來就是了。是，就是這麼樣罷。那麼我暫且就告辭了。請了請了。

第七章

大人這一向好。托福托福。閣下一向好。承問承問。閣下請坐。大人請坐。下

一向公事忙不忙。公事倒不甚多。閣下今日光臨敝署。是有甚麼公事麼。是。今日是奉了我們領事官的委派。到貴衙門來商量一件公事。是甚麼公事呢。因爲有這本地一個商人。名叫劉雲發。由福州雇定了敝國一隻夾板船。裝載雜貨。運到此處。議定水脚是四千五百塊洋錢。在福州地方先付過一千五百塊。說明白的下欠那三千塊錢。是到此處付清。船主當時也都答應了。這其中並沒有中人行棧經營。俱是他們彼此對講的。趕至前四天船到了此處。次日一早劉雲發。用撥船將貨物起下來。裝上了運到海關門口候驗。然後他和船主說。他先到家去措辦水脚。晚上必回船上來。把下欠的銀兩都要交清的。他還開了他的住址。交給給船主收着。船主看他那個人是個正經商人。可就答應叫他去了。趕到那天晚上。劉雲發並未回船。直等到昨日晚上仍未回船。船主就遣人接他所開的住址。到

那個地方去找，並未找着，心裏就未免設疑。故此稟報領事官，函致稅務司。若是劉雲發完清稅項，暫且將貨物扣留，等他交清水腳銀兩，再爲放行。後來接得稅務司函復說，若是劉雲發完清稅項，海關沒有暫行扣留貨物之例。此事得難照辦。領事恐怕劉雲發忽然交清稅課，海關將貨船放行，這項水腳銀兩，可就無着落了，所以領事官派我來請大人函致稅務司，如若劉雲發完清稅項，暫且把他的貨船扣留，等他還清水腳，由我們領事官知會大人，轉致稅務司放行。請大人千萬費心，給替辦一辦，我們就感情了。這件事若以公事而論，劉雲發完清稅項，海關原無扣留貨船之例。如今領事官既然託咐我，我不過按看着私交情，轉託稅務司把劉雲發貨船暫且扣留就是了。趕等到他交清水腳銀兩，請領事官趕緊賜我回信，我好知會稅務司，把貨船放行。這不過是暫時通融辦理，後來不可以此爲

例。大人如此買心，我們實在感謝不盡了。那裏的話呢，這回頭我就給稅務司發信。那麼我要告辭了。請請。改日再見。

第八章

今日我是奉了我們道台的委派，到這兒來。是和領事大人說一件公事。是甚麼公事呢。因為前次大人照會我們道台，說是這本地慶長洋貨舖東家趙錫三，批定了貴國天盛洋行哈喇六十包，立有批單，等到上月貨到了，洋商催趙錫三起貨，趙錫三藉詞挑剔，不肯將貨物起去，大人請我們道台飭縣把趙錫三傳案查訊，後來據知縣稟復說，把趙錫三已經傳到案了，據他說去年封河之先，他在天盛洋行定了六十包哈喇，立了一張批單，他付過定銀一百兩，言明今年三月初間交貨兌銀子，兩無耽誤，等到本年三月初間貨到了，天盛洋行遣人去和他送信，他就拿

着原樣去到洋行把貨包折開，拿原樣一比，內有十包貨樣不符，所以他不肯收貨。要把原樣^給交的定銀退回，叫洋商將貨物另行出售。洋商不肯退還定銀，這麼^着的兩人也沒說開就散了。不料洋商竟自將他稟控，他不肯起貨，實在是因有貨樣不符的緣故，並非是藉詞推托。我們道台據知縣的稟復，已經照會大人了。後來又接到大人的回文，說是趙錫三在縣署所供的情形是一面之詞，不足爲憑，請飭縣仍舊叫趙錫三收貨兌銀子。我們道台說，雖然趙錫三所供的是一面之詞，無奈他既供出貨樣不符，他不肯起貨，如今若是勒令叫他收貨付銀子，實在不足拆服他的心。若是一定以趙錫三之言爲憑，洋商又未必肯服。我們道台現在想了一個善法，^遣叫我來和大人商量，打算定規本月某日，我們道台同大人在會訊公所，把原被兩造傳來，叫洋商僱人把六十包哈喇抬到公所去。大人和我們道

台過一回堂，公同看一回貨物，孰是孰非，自然立判，不知道大人的尊意以爲何如。此事我原無成見，如今既然兩造各供一詞，難以定案，道台所想的辦法也很妥當。然而以我的愚見，由道台飭令趙錫三約兩個華商，由我飭令天盛行的東家邀兩個洋商，是日都齊集會訊公所，叫他們四個商人看明貨物，是否與原樣相符，以他們四個人爲憑據。若果他們四個人看明貨樣相符，道台便可飭令趙錫三起貨付銀子。如果貨樣不符，彼時我訴明天盛行主，再和道台商議辦法。愚見若此，閣下以爲如何。大人所論的辦法更盡善盡美了，我回去將此節稟明道台，再回復大人就是了。閣下再坐一會兒罷。今日是有公事在身，不能久陪，等底下再給大人來請安。豈敢豈敢。大人留步罷。改日再見。

第九章

今日我們領事官委派我來和大人商量一件公事。是甚麼事呢。就是敝國寶昌行掌櫃的朱曉山，虧空銀兩的那一案。前日我已經照會領事官了，不知道領事官管事的朱曉山，虧空銀兩的那一案。前日我已經照會領事官了，不知道領事官以爲如何。我們領事官的意思是這麼着的。當初寶昌行聘請朱曉山之時，有祥立仁和福順、晉昌、四家具的保單，言明嗣後朱曉山如有虧空等事，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賠還外，下欠若干兩，四家保人一律攤賠，各無異議。前日我們領事官接到大人的照會，說現在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一千兩賠還外，下欠四千兩，應着落保家晉昌綢緞鋪賠出銀二千兩，其餘二千兩，着落祥立仁和福順，三個洋貨鋪保家一律攤賠。我們領事官看大人如此辦法，實有不解，所以打發我來請問大人，因何不照保單上所說的，叫他們四家保人均攤，怎麼單叫晉昌號多賠，叫那三家少賠呢。我叫晉昌多賠，叫那三家少賠，這其中有個緣故，因爲前次我把那四家

保人傳來審訊之時。據祥立仁和福順三家鋪東說。當初具保單時。雖然言明將來朱掌櫃的如有虧空的等事。除將朱曉山家私變價賠償外。下欠若干兩。四家保人一律均賠。然而這些年晉昌號時常有借用朱曉山銀兩買貨之事。其所借用之銀兩。並無利息。所以他這些年也頗沾朱曉山之光。我們這三家保人。這些年和朱曉山並沒有交往錢財的事情。向來沒有沾過朱曉山之光。如今若是叫我們都一律攤賠虧空。我們三家實在冤屈。這麼着我又問晉昌東家。他們那三家所說的是實有其事麼。據他供認這些年實有借用朱曉山銀兩買貨之事情。實沾朱曉山之光頗多。因此我纔將朱曉山虧空的這四千兩銀子。斷令晉昌號賠出銀二千兩。那三家保人分賠那二千銀子。他們四個人都情願具輸服甘結。此事我也並未十分勉強。閣下看如此判斷。還有甚麼不公平之處麼。我斗胆說一

句話，求大人可別見怪。閣下有話不妨明言。據我看如此斷法，似乎不甚公平。有何不公平之處呢。大人之意是以爲晉昌號這些年沾過朱曉山之光，所以如今斷令他多賠，那祥立仁和福順三家，向來並沒沾過朱曉山之光，所以斷令他們少賠，依我的愚見斷此案，總應當據保單上所說的話爲憑，保單上既然言明將來賠補朱曉山虧空，應當四家保人一律均攤，如今若單叫晉昌號多賠，不但與保單原議不符，且恐那三家有幸免之詞，似乎不公。至於說晉昌號常借用朱曉山銀兩買貨，並沒利錢，這些年沾朱曉山之光頗多，因此斷令晉昌號多賠，然而晉昌號借用朱曉山銀兩，那是他們的私交情，與此案無涉，斷無因此案而牽涉伊等私情之理，在那三家保人希圖少賠錢，原可以任意混供，在大人原不必據他們之言而斷，設若這四家保人，內中有兩家沾過朱曉山之光，那兩家沒

有沾過朱曉山之光，那麼就應當竟叫這兩家沾過光的賠銀子。那兩家沒沾過光的，就可以置身事外麼？所以大人總應當據保單斷令他們四個保人，一律均賠，不可有多賠少賠之分，方爲公允。閣下所說的是據理而論，我所說的是隨勢酌情權變之法。大人所說的隨勢酌情權變之法，那是據理判斷，有萬難之處，方可用權變之法，如今此案據理而斷，並無得難之處，又何必用此權變之法呢？閣下既然看我所斷的不甚公平，請閣下回去之時，和領事官商量商量，然後借我們再從長計議，也未爲不可。既是如此，借我們再議就是了，我現在要告辭回去。忙甚麼，借我們再談一會兒罷。我還有公事了，借我們改天再會罷。請了請了。再見再見。

第十章

今日我到貫衙門來，是和大人面商一件事。哦，請教是甚麼事呢？就是因爲貴國信成洋貨鋪，欠敝國恒裕洋行的貨銀，那一案，因爲上回恒裕洋行稟控信成洋貨鋪的時候，我先把信成的東家王保山傳來問了一問，據他說，這本地富順雜貨棧，欠他有一萬多兩銀子的貨銀，屢次去催討，總也沒還。若是能把那項銀子追出來，除了還恒裕洋行貨銀五千兩，還^富多餘五千多兩銀子哪。他求我照會大人飭縣，先把富順棧的東家傳到案，把那項銀子追出來，他就可以歸還恒裕洋行的貨銀。我是恐怕恒裕洋行貨銀無着落，所以照會大人，飭縣傳訊富順棧的東家，把他該信成的貨銀追出來，爲^得的好歸還恒裕洋行的欠款。昨日大人遣委員楊大老爺到敝館去，說是此案恐怕是信成東家託出恒裕洋行東家捏詞代爲控追富順棧的欠款。如果照辦怕開洋商包攬插訟之端，請我細細的查問明

白再議。這麼的，我又把恒裕行的東家叫了去，細問了一問，據他說信成洋貨舖實在欠他行裏的貨銀五千兩，有帳可憑，他並不知道富順棧該信成洋貨舖銀兩的事，至於求我照會大人飭縣傳富順棧的東家訛追欠款，那實在是王保山的主意，並非是他們兩個商量的辦法，如今我既然查明白了，這其中並沒有毛病，那麼就還請大人飭縣照辦就是了。大人雖然查明白了，這其中並沒有做病，總還該當由洋商控追信成，由信成控告富順，各清各帳，方爲正辦。隨若是便牽扯，雖然這案沒毛病，難保後來不滋生弊端，這也不可不預爲防範。大人尊意以爲何如。我想大人所說的也很有理，不過有一層，請大人吩咐知縣，將來王保山到縣控告富順，知縣把富順欠信成的銀兩追出來的時候，先別叫信成領去，由知縣把信成欠恒裕洋行那五千兩貨銀扣下，其餘的銀兩再叫王保山領去。

大人想這麼辦法好不好。這層我倒可以飭縣遵辦就是了。既是如此，我明日行文過來就是了，暫且失陪。那麼，我們改日再見。請了請了。

第十一章

老兄大喜了。老弟同喜。因為昨日我看見京報，知道曉得老兄選上了，所以今日特來和

老兄賀喜。實在勞駕得很了，老弟請坐。老兄請坐。老弟這一向官差忙不忙。這一程子的公事很忙，總不得空。何以如此之忙呢。是因為這一向竟辦秋審

的事情哪。秋審也快辨結了罷。是，也就在這個月底就可以辨結了。是，老兄是幾時驗放。大概就在本月初十驗放。缺分怎麼樣呢。算是個中缺罷。老兄如此大才，不久便要調首縣的。那如何敢指望呢。我這初次作官，但願得一簡缺，免有竭厥之虞。若遇一煩雜之缺，轉恐才不勝任，必至貽笑大方。老兄太謙了。那麼

老兄行期大約得幾時呢。大約也就在冬予月初間罷。限期是幾少日子呢。限

期原是三個月。若有緊急的事，也還可以再告一個月的假。在我的意思看，若到

臨時沒有甚麼緊要事件，也就無須告假了。老兄此次攜眷去麼。我想冬天路

上太冷，若是攜眷去，諸多不便，我打算今年我先到任上去，趕明年春天再遣家

人來接家眷去，倒方便些個。好是，老兄這麼辦倒很妥當，我現在要上衙門去，改天

再談罷。老弟有官差在身，我也不敢久留，等我驗放之後，再到老弟府上請安去

就是了。不敢當，老兄請留步罷。老弟請走罷。那兒有不送之理呢。老兄請進

去罷。候乘候乘。磕頭磕頭。

第十一章

老兄久違了。彼此彼此老弟大喜了。同喜同喜。我是前日到家，看見題名錄

了，知道老弟高中了，所以今日特來賀喜。勞老兄的駕。那兒的話呢。老兄請上坐。老弟請坐。老兄一路上倒都很好。是托福，一路都很平安。老弟此次中的很高，足見是學問有素了。承過獎了，這不過僥倖如此就是了。老弟太謙了，此次房師是那位。房師是張太史。都拜過了麼。是，前日座師房師都拜過了。令弟此次抱屈的很。那兒的話呢。出了房了沒有。是薦卷了，就是因爲詩不妥，批落了。這也是一時的科名踴躍，遲滯，下次鄉試，一定要取中的。借老兄的吉言罷。您此次進京來是有何公幹。我是解銅來的。了。都交代完了麼。昨日已經都交代清楚了。那麼您此次回省，就可以補缺了罷。今年回省署事，還可以補缺，大概總得明年罷，可是覆試是多咱幾早哪。覆試是本月二十三。那麼等過了老弟覆試，我們再談罷。我現在要告辭了。老兄何妨多坐一會兒呢。我是今兒個天還要

去拜客去。那麼等過了覆試，我再到府上請安去罷。不敢當，老弟留步罷。我們改日再會。

第十三章

今天到府上來，是有奉懇兄台的事情。豈敢，老弟有何見教。是因為有我們一個做鄉親，由四川運來有十數箱川土，托我給和他辦這上稅的事情，我也是一概茫然，所以特來奉懇兄台代為辦理。大概貨物要幾時到呢。大約後日可以到京。此事容易辦。兄台可以托誰給那個辦呢。你們這位貴鄉親，現在到了京了麼。他是昨日晚上到京的，打算把這上稅的事情安置好了，他再出城迎引貨去。是我今天可以出城，託好了稅務司的經承，叫他派兩個人，後日一清早到您的寓所去，跟着您那位貴鄉親，一同出城迎引貨，然後叫那兩個人押着貨車到務，囑咐貴鄉親，可以先期開

一清單，交給我，是日由我呈請查驗，趕查驗之後，就可以先打印子放行，等科房
把稅銀算清，告訴我說，我再和貴鄉親要出來，給和稅務司送去，不過得給把底下當差的些微飯錢就是了。我們那個做鄉親倒不怕多花幾個錢，只要保其平安就是造化。如今聽您說的這個辦法，是妥當極了。請貴鄉親竟管放心，此爭既是我承辦，我保管萬無一失。您不知道，曉得我們那個做鄉親，現在是驚弓之鳥。怎麼，他前年運來十箱子川土，趕到了彰儀門的時候城關了他就在一個店裏頭了，趕車的從車上把烟土卸下來了，被巡役看見了，報他私卸貨物，因此發了若干銀兩，所以此次他是膽戰心寒，故此纔託我預先安置。您告訴他萬安，決不能有差錯。那麼實在承您費心了，我明日在寓所候您的佳音就是了。就是就是。

第十四章

前次承兄台枉顧，今日特來謝步。豈敢。老兄實在多禮。那裏的話呢。這是該當的。

老兄這一向官差何如。這幾日稍微的漸消停一點兒。老兄是能者多勞。承

過獎了。不過以勤補拙就是了。老兄太謙了。今日兄弟來打算初五奉請兄台

在同慶堂一聚會，求老兄千萬賞臉，別推辭。兄台何必如此費心，借我們一見如故。

似無須拘此形迹。這不過是兄弟一點兒誠心，聊盡地主之情。況且同座的幾位，

都是借我們道義中人，又是和兄弟至好。大家不過聚在一處，談一談就是了。既蒙

老兄抬愛，我就遵命了。豈敢。這是兄台賞臉賜光了，那麼明日我備帖過來就是

了。借我們今日既當面說明白了，老兄就不必送帖來了，不過請告訴我時辰就是得

了。那麼我就從命不送帖來了。借我們初五午初，在同慶堂會面就是了。我屆時必

要早到的。那好極了。還有一件事，我要奉懇老兄替我爲力。兄台有何事吩

喇。因爲我這是初次到京，舉目無親，現在要投供，無處找互結官，老兄若有素識投供的朋友，求替我找一位互結官纔好。此事甚巧，現在有一位朋友是舉人，他連今年會試，算是已過三科了，正打算要投供候選了，你們二位互具保結，倒是很好。我們初五這約，就有此公在座，那個時候便可當面商議。這實在是萬分湊巧了。此事全仗老兄爲力了。豈敢該當效勞的，我也要告辭回去了。我們初五見就是了。老兄回去了。再見再見。

第十五章

你們二位見一見，這是朱小園，這是黃毅臣。久仰久仰。彼此彼此。老兄請坐。請坐請坐。我常聽見這位李芝軒老兄提閣下學問淵博，實在仰慕得很，今日一見，真是有緣有緣。豈敢，兄弟才疎學淺，承芝軒兄台謬獎，實在是慚悔的了，不得。

老兄太謙了。請問老兄是由幾時丁的憂。是由今年春間。老伯大人在的時候。都是榮任過甚麼地方。先父是由翰林轉御史。後來陞給事中。然後京察一等。簡放廣東督糧道。去年陞運河南藩司。今年春間二月初五。在河南藩司任內出的缺。

老伯大人今年高壽了。今年六十六歲。實在可惜可惜。伯母大人今年高壽

了。家母今年整六十。身體倒還康健。是托福倒很健壯。閣下是在翰林院供

職麼。是兄弟是癸未科僥倖之後。入翰林當庶常。去年散館授職編修。今年春間丁憂回藉守制了。貴昆仲幾位。我還有一個兄弟就是我們兩個。令弟原先

榮任過甚麼地方。他沒當差。他是壬午科副榜。先父在的時候。他隨侍任所。現在是在家裏念書。是兄弟這是初次到貴處。一切未諳。諸事總是求老兄指教。豈敢。

老兄從先是在何處遊幕。前年曾就易州衙門刑席。去年冬間舊居停東家因案去任。

兄弟脫館就回家去了。等到今年夏間，我們這位朋友選授此缺，執意邀兄弟同來，誼不容辭，所以就一同來了。我們這位老父台，是由甚麼出身。他是由舉人國史館議叙。是我現在要告辭回去，改日再來領教。豈敢，老兄回府，先替我給老伯母大人請安，兄弟改日親身到府請安去。不敢當，兄台留步，別送。請了請了。

第十六章

前次我是聽見孔竹庵兄，提老兄大名，不敢造次晉謁，託孔兄代為致意。今日特意到府上來請安。豈敢，勞兄台的駕，我是久仰大名，只因家事煩雜，還沒得去拜訪，今日一見，深慰下懷。我這是初到貴處，人地生疎，諸事仰仗台指教。豈敢有甚麼事，兄弟是必當效勞的，請問老兄是幾時到的做處。做處的。我到此不過兩個月。我聽見孔兄說，老兄現在是辦理本處釐捐局的事務。是我到省裏稟見撫

台之後奉委幫辦本處釐捐事務。老兄在省裏住了有多少日子。住了不過一個月。老兄可以幾時補缺呢。補缺大概還得過三年罷。貴班次的還有幾位候補的。連我還有五個人。老兄名次在第幾呢。我的名次是在第四。是了。兄台是幾時起服呢。後年正月起服。現在老兄是在崇正書院主講麼。是。因爲是徹處紳衿公舉兄弟在書院主講，其實自愧無才，徒負虛名而已。那兒的話呢。前次兄弟曾託孔兄來面求老兄一件事，今日我斗膽特來奉懇。不是爲令弟那件事情啊。不錯，就是那件事。我是因爲才疎學淺，恐怕耽誤令弟的科名，不敢率允。老兄太謙了。若是舍弟拜在老兄門下，得親大教，學業日新，何幸如之。老兄既然願意，令弟問道於育，那麼我就勉強從從命了。兄台既然允許了，我就感激非淺了，等着擇吉我帶舍弟來拜師就是了。不敢當，不敢當。令

弟是幾時進的學。他是前年進的學，我怕他在家裏荒疎學業，所以我把他帶出來投一位名師肄業，以圖上進。如今得蒙老兄陶鑄，將來舍弟成名，舉家感戴，沒齒不忘也。豈敢豈敢。那麼，等老兄定安日子，我和令弟會面就是了。等我擇定日期，先託孔兄過來知會老兄罷。就是就是。

第十七章

兄台這一向少見，是有甚麼貴幹去了麼。是，同着幾位朋友到西山遊玩去了。去了有多少日子呢。在山上住了有十天。住了十天，可玩足了罷。遊玩的地方倒不多。在那兒竟住了幾天。在那兒住着，幹甚麼來着。我們這幾個人是在西山上一個關帝廟裏，立了個詩會。這雅得很，都是每月逢幾開會呢。每月初一至初五，十一至十五，二十一至二十五，這都是做會的日子。這麼說，一會是

五天，一個月共是十五天。不錯，每月是十五天。這每月作做會的日子很多呀。總共有幾位朋友呢？借我們京裏的連我是五個人，還有那本地的兩位朋友，共總七個人。那麼你們這五位作會的日子，要在那兒裏下榻罷。是，我們每逢作做會的日子，頭一天去，趕過了作會就回來。在山裏頭是住在那兒裏呢。就住在那本廟裏。那麼飯食是怎麼辦呢。我們是由京裏帶一個廚子去，吃的東西，也是由京裏買了帶了去，酒和肉彼處有一個小鎮市，還可以買。既是如此，我也願意入這個詩會。若是得兄台去，與這個會更增光了。承過獎了，我是不長於做詩。不過去給衆位研磨墨就是了。兄台太謙了。還有飯食這一層，我也是一律均攤，我纔肯去哪。那一層兄台倒無須介意，都在兄弟身上就是了。若是不說明白了，那我決不敢從命的。既然如此，我們就同席吃飯，各自會錢就是了。如此我便可以

去。可是誰是會首呢。我們這麼量的，大家輪流着當會首。這麼辦倒是很好。那麼二十一早我就來約定上兄台，借我們一齊動身就是了。是就這麼辦罷。

第十八章

閣下是貴國那一縣。我是敝國長崎縣的人。那麼離敝國甚近哪。不錯離貴國很近。閣下到敝國有幾年了。我到貴國有三年了。閣下在敝國三年，官話能說得這麼好，實在是聰明絕頂，佩服佩服。承閣下過獎了，我這不過粗知大概，那兒就能說到會呢。閣下的口音，與敝國人的口音毫無差別，不是我當面奉承，像閣下這樣聰明的人，實在是罕見的了。那兒的話呢。閣下在此是當甚麼差呢。

我現在此當繙譯官。這好極了，我們這兩下裏時常有會辦的事件，若是我不知道，曉得的，還要求閣下多指教。豈敢豈敢，我這是初次當差，一切未諳，諸事還要請

敬閣下哪。不敢當，借我們倒是常常的互相討論，彼此都可以有進益。不錯，閣下所論甚是，請問閣下是由甚麼出身。我是由舉人揀發到此。閣下揀發到此有幾年了。我到此不過一年多。閣下貴處是甚麼地方。敝處是湖北江夏縣。寶眷也在此麼。我沒攜眷來，因為家母年邁，不耐舟車之苦，故不能同來，就是我隻身在此。是我到此聽見我們領事官說閣下在此，與各國官員同來交際，均甚水乳相合，實在令人欽佩。那兒的話呢，我本不甚熟識，洋情蒙上憲委派到此，幫辦交涉事件，不過以實心行實事，總望兩無猜疑，推誠想信，彼此自可融洽。這就是我的本意。閣下常存此意，自然辦理妥當，我今還要到別處去拜客，等底下我再到貴寓來面領大教，倘閣下得暇的時，請到敝館談一談去。是既蒙閣下不棄嫌，過一天，必要到貴館望看去。豈敢，那麼我在敝館恭候大駕就是了。不敢當，閣下乘

上走罷。閣下留步罷。磕頭磕頭。再見再見。

第十九章

今日我到府上來，是有一件事，奉懇老弟替我爲力。兄台是有何吩咐。是因爲我們舍親顧子恆，去年春天借用令友秦寶臣一項銀子，新近近來秦寶臣索取此款，兩個人兩個言語不合，就吵鬧起來了。現在我聽見說，秦寶臣要和舍親構頌。我因爲知道老弟和秦寶臣是莫逆之交，所以特來求老弟出頭，替替他們說合說合。兄台知道當初當初令親借銀子的時候，有中人沒有。我知道有一個中人，名字叫高五，去年冬天已今去世了。令親借用秦寶臣是多少兩銀子，有利錢沒有呢。舍親借的是二伯兩銀子，言明是分半利錢，立了一張借字兒，寫的是二年歸還，到現在纔一年半，前兩月秦寶臣告訴舍親，說他要置房子，等這項銀子用，他也不接利錢，要停利歸本，我

們舍親說一時不能歸本。秦寶臣叫我們盡力湊辦就是了。然後也就散了。新近近日秦

寶臣又到舍親家裏去。要立刻歸本。舍親說一時實難湊辦。總得要再緩幾個月。纔能

如數歸還啊。現在還是照舊按月給把利錢就是了。秦寶臣不依。定要歸本。不要利錢。

因此兩個人言語不合。就吵鬧起來了。現在我聽見說。秦寶臣要打官司。在舍親因

爲沒到約期。不能歸本。況且又不拖欠利錢。就是打了官司。也不算沒理的事。不

過是他有官差在身。若是一打官司。便要誤差的。所以我打算奉求老弟。給和他們出

來說合說合。叫他們兩下裏平安沒事。那不好麼。您打算叫他出頭。怎麼說合呢。

求老弟見秦寶臣和他說一說。過兩個月一準給和他歸本就是了。現在還是按月給把

他利錢。屆到屆到舍親不能歸本。都有我一面承管了。既是如此。我明日見寶臣和他

說去就是了。勞老弟的駕。等事完之後。我再帶舍親給和老弟道謝勞來。豈敢豈敢。

第二十章

今日我們兩個是專誠來拜望閣下。勞二位駕，請坐請坐。閣下請坐。你們二位怎麼稱呼。我姓島，他姓井。是幾時到的此處。我們是昨日到的。住在那裏了。住在這東關德元店裏頭了。閣下在敝國有幾年了。我在貴國有四年了。這位在敝國有幾年了。他來了不過纔半年。通曉敝國的言語麼。他不通曉，還沒學話哪。你二位是到此處游歷來的，還是有公事呢。沒有公事，不過到此來游歷。閣下是貴國甚麼地方的人。我是敝國大坂府的人。此公和閣下是同鄉麼。他和我不是同鄉，他是橫濱人。請問閣下貴同鄉有一位姓福的，他原先在上海當繙譯官，閣下認識不認識。是認識他，和我們還是老世交了。現在福公在貴國，是當甚麼差使呢。他現時沒在敝國，他自從由貴國回去之後，

